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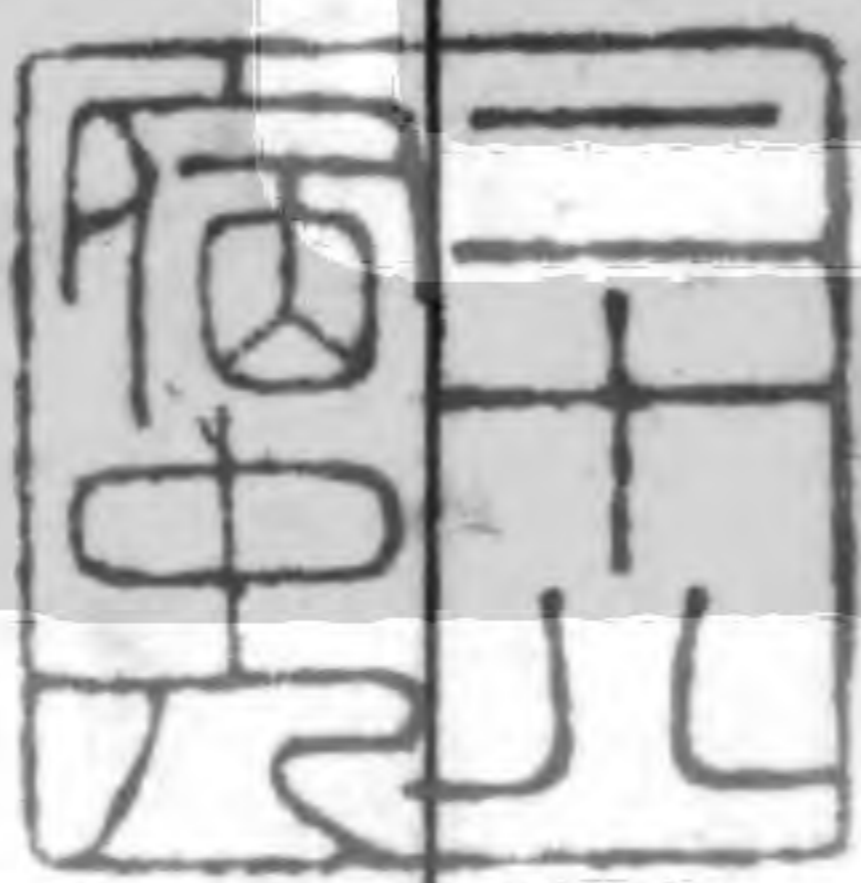
書

與陳仲采

尊翁望重四海見者必以葬事為問稍涉歲月責有所歸願吾仲采勉之勉之黔婁布被不掩董永自賣營葬觀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某䟽上仲采大孝苦次二月廿九日

與潮州葉太守

林舉人來辱書帕碑板之惠繼此則劉司訓來又辱佳章見示至意勤渠顧不德何以得此使人愧感無地也茲有一事奉告僕近纂修厓山新志因考大忠事績其陸丞相



番禺張詡著



秀夫墓在貴治郡城南海中嶼上石碑尚存秀夫爲宰相立衛王於厓山及厓山破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載於大明一統志者與潮州郡新舊志同也而新志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竊以爲此直精誠之未至耳精誠如朱壽昌則五十年已失之母當復見於一旦人雖不知鬼神固知之人雖不告鬼神固告之也况志明言其墓所在而碑失乃在近年者哉僕爲之嘆恨累日因作詩紀之錄于別紙今多方物色而不得不得已如新志所云就其地封而表之庶乎有以慰忠魂於不死者無不可也曩者陽江知縣柯昌大封張太傅世傑墓於赤坎仍建祠墓下以祀之僕已大書于志今柯雖去官而勝事與遺烈並光載籍無窮也執事出守是郡數年矣政聲大播爲嶺南良牧最其於表章忠節激勸風俗之事必所樂聞而勇爲之者也僕以是敢爲執事告幸留意焉

與高侍御

伏聞以僕明揚于庭夫執事薦賢爲國也惜僕非其人也徒辱薦稿以累執事之明耳竊自附叔向不見祈奚之誼不敢稱謝於臺下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則亦豈敢憤然不知感激自同於草木哉承寵顧謹此布謝并致區區之意

與朱德卿

萊公當澶淵之役每夕與知制誥楊億暢飲謳謔諧謔達旦若在腐儒則以爲放肆矣臧宮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



吾之北在腐儒則以爲不檢矣趙韓王受外國瓜子金在腐儒則以爲貪婪矣志未伸而見逐功未成而遭烹何有事業之炳丹青也故孔孟在當時或以爲博學或以爲好辯况其下者乎此識英雄在英雄也雖然此資稟耳不有學乎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傳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曰乘流則逝遇坎則止隨時之義固非聖賢莫能盡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不然何以曰仕而優則學

再與朱德卿書

昔者聖王封忠臣墓而天下歸心澤及枯骨而諸侯悅服郡邑與天下雖大小不同治理一而已矣竊見北郭外有

彭烈女墓者乃前邑尹高君所營曾日月之幾何荆棘叢生題石剝落牛羊樵蘇日踐蹂其上若更加以數年唐人所謂重來無恐無尋處矣噫諸長民者每歲三時祀鬼北壇經行其處漠然莫有動心興意爲一修者豈爲簿書期會所困兼視此風化所關爲度外哉仰惟執事以羈佐下權邑事威惠風行百度齊舉而此事似不容不加之意者故敢貢其說於左右儻不以爲不然乞賜移文所該地方取具回呈要見彭烈女爲誰里族何因得名烈女其以爲烈女者何狀遠採博訪得實然後捐在官錢糧一二否則別自措置稍加修葺其墓或親臨一祭或表之以文或播之以詩大書深刻樹之墓道仍禁牛羊樵蘇之犯如此則



英靈有安人心歆動於風化不爲無補也經不云乎作新民傳謂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抑聞之古今貞烈或星辰下降或精靈託迹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近世長民者類不以此等事爲急良由不悟斯理夫君子固非屑屑於干福者而感應自然亦理數之不可逃也孔子曰祭則受福詩云自求多福傳曰能者養之以福亦豈絕口不論福哉彼簿書取辦目前了則如鳥音過耳至於表章貞烈扶持王化大則垂名國史小則流芳邦志亦足以爲不朽計也惟執事念之

與李先生書

詡拜白李先生閣下令似孔脩不以不才見視數過僕意

蓋有取於僕也僕也不德環顧腹中枵然無所有也然頗以鑒裁自委竊觀孔脩志甚大才甚高識亦正其天分蓋亦百之一二也至於詩道文道僕疇昔頗事探討者其闕與之處孔脩類能言之雖於君子長者之前未免言動有失此非所以責孔脩也嗟乎後生可畏豈不信哉僕嘗南北奔走十數年非其人不妄接也不妄交也不妄取也至如孔脩僕眼孔寥寥未之見何者年幾弱冠而有許大見識力量何所往而不至也第有說焉程子嘗謂天下英才不爲少直以成就之無道耳蓋觀之成周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以及漢及後世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蓋可見矣今日先生苟能不顧俗議不隨時好不急



近利姑勿責之以科舉之習因其志氣而張旺之因其才  
力而輔振之因其識見而誘導之教之以入孝出敬之道  
養心脩己之術親賢遠佞之方磨其圭角去其矜逸使之  
得以優游沉潛乎仁義詩書之府力追疾馳古人成立之  
地出則必經綸必王道必禮樂必爲一代之賢臣處則必  
垂訓必立教必傳道必爲百世之師不但光李氏之一族  
而爲一代之國華不但光嶺海之一方而爲四海之德星  
先生亡謂其必不能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古有是言也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功名富貴自有一定之  
命捨穀粟而取糠粃棄參苓而服鈎吻不知之甚也僕之  
小年亦嘗從事於此顧以當時無有大賢之接卓越之識

而墜此窞也一墮其中欲出之不可得矣今之白沙陳公  
甫先生倡道此邦抱經濟之宏畧負仁義之大柄千百世  
而一人者若使孔脩師而事之其成就之大也必矣夫天  
旣與其才而爲父者反逆其才是天愛其人而父不愛其  
子也其可哉昔呂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  
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僕於此亦云惟先生留意焉某再拜

復秉常

承示足併直諒此疏本月十一日已令人赴 闕陳請矣  
由語改作爲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與來示暗合可見閉  
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夫洪鍾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彼  
孔明宣公李綱輩當時是甚麼任用甚麼機會故得以傾



其所蘊今部檄畧比尋常待前項人者差勝視之昔人所  
遭遠矣故疏中不過述君臣大義使平日疑先師教人不  
仕之疑冰釋而已矣

復乾亨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  
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  
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  
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  
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范書格物真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  
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承以能問  
於不能足見好學然一暴十寒最學者深戒惟願堅持大  
志終始如一則聖賢地位指日可登矣

再復乾亨

詡疇昔贈王大叅詩有云僊山開八面八面玉芙蓉言雖  
粗鄙若能於此悟入則易道可得而喻矣夫思辯固學者  
不可缺一若泛而不切又未免爲支離之歸矣議論多而  
成功少大抵宋朝一代在上爲治在下爲學氣象類如此  
此世運也故濂溪不再傳而異論作矣譬如造醇醪者第  
一筍至第二筍以下酒性雖同而味浸薄矣故曰學其上  
僅得其中學乎中斯下矣執事以爲何如



復王大叅

承示知行部歷二縣方回昌暑驅馳千里之外勞心焦思以勤民事古之任世道之責固如是也只今後山倒懸之急旦夕望執事回轅一贊助之大抵往事不能圖難於易已不必論矣只如村民避難四出棄田業不能耕種其在村者又爲軍壯騷擾百狀不可言甚至殺平人以爲功如此自治已失道之甚何禦賊之足云耶望吾執事力於當道中明目張膽以拯之不然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也惟執事念之念之

復陳時周侍御

辱和咀嚼風旨是何愛我厚而慮我深也僕於執事同門

也有回路贈處之誼焉苟有所見弗敢嘿嘿也夫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今旣謂仕希周而學希顏矣則客星紫氣之事恐非所宜擬者矣况如僕處臣微之地有世臣之誼者哉至於才不堪世用麋鹿之性不能與時上下脂韋相逐則自知久矣到此處寧無一轉身地乎平生所學他靡所長至如出處大義亦頗講之熟而守之確也其敢凝滯以畔道乎風便聊爾布此心緒欲言固萬聊罄其一二也拙作已具呈見素翁煩達夷陵書近領并告

復朱推官

昔東坡先生謂神宗求言太廣切中當時之病夫自古聖賢爲治固在廣詢博訪然無其本則不足以照邪正審是



非其弊將有甚於不求言者矣此東坡所以爲有見也大  
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之在上君子只是欠  
了至誠一段學問功夫故大本不立經綸無所從出讓國  
美事也子之行之則敗不欺盛德也宋襄行之則禍聲容  
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此有宋之所以不振也自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書生之所以  
識事機也孟子見齊王三日不言事且看聖賢用世手段  
謬見不過如許他非所敢知也勿遽言語不倫乞亮

復曹梧州

尋常仕路交遊往往懶通書問蓋有其說唐人云一字不  
留何足訝白雲無路水無情是也至如吾執事蓋有不同

焉者矣况出處大事僕敢於執事默默耶來諭堅之一字  
未敢聞命夫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死生趨舍之  
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于出處無常  
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恒斯孔子所謂果哉也  
其可乎僕平生所學求志達道萬一見用得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后已僕所甘心者何勞攘之足云第念僕處  
臣微之地兼有世臣之義君命下臨自無偃蹇之理度  
時審勢見用未必得所去就又決不容有一毫之苟所謂  
恐不免勞攘者此耳不爾僕豈懷居者哉執事之厚此而  
不言是外執事矣眼中賢士大夫如林見素陳時周亦多  
不知僕之本心所答渠書稿錄附見意然亦止述大端若



夫細微曲折處非固莫克陳也

謝彭方伯

詡謹東向再拜獻書于方伯先生執事者昌黎韓子有言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生嘗非之以爲下有仁賢而在上之人不之顧則責有歸矣而在下之人安分守道是其所職胡爲諂其上哉是以自叨舉於有司以來在公之庭無生之足跡久矣夫豈好爲自尊大哉不過安吾分守吾道而已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然又有說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苟有德之君

子雖位尊勢重所當奔走而事者又不當以諂爲媮而過於矯亢也執事文章節行動人耳目生爲兒時已聞而知之矣去歲在禮部聞執事來藩鄙邦竊爲鄙邦赤子慶幸下車未幾即抗章舉賢才止貢物其餘善政嘉獎得以專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規模宏遠氣象一新風行波流不數月境內大治而又謙虛下士畧無自大自足之心求之古人指不多屈若執事非孔子所謂大夫之賢者乎誠生所願事而不可得者也執事事業在朝廷聲名滿天下汗青筆之鍾鼎勒之天下兒童走卒亦能道之所謂赫赫之光無遠不照奚庸生鼓喙搔舌而爲獻諂之舉也直以景仰之私本於性情稱述之言出於天下公也非諂也况



曩者辱取拙著特蒙褒獎且推而致之古之人之列何敢當何敢當然又竊喜以爲後生小子寸長片善猶見收錄如此使他日秉鈞當軸爲卿爲相則世寧復有棄才而野寧復有遺賢者乎生之竊喜蓋爲天下喜也第生於此則有無窮之嘅焉生年五十又五矣窮年矻矻恒思自振倚乾坤而覩世寰思欲扳扶桑之樹挽滄溟之水舉八荒四極一掃而洗之遂其志不得則大呼小叫聞者莫不以爲狂也有一竒偉卓犖之士如饑如渴思見其人與之執手浩論然非其人則又默然呼之而不應叩之而不答仰面觀天而不少顧也是以於執事雖未嘗數見而傾心懷仰至形於夢寐第生舊歲不幸遭喪顏色慘沮衣冠不吉

不能一進左右接德容而聆至論也此生所以有無窮之嘅也是以踰越禮分冒哀一言得非范文正所謂不以一人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之意乎嗟乎使千載以前有如執事其人尚且忻慕感嘅恨不得與之同時何況今日親蒞生長之邦而賤姓名又辱見知於左右乎宜乎生於此有亡窮之嘅也若使生伺候於門庭下色於閭卒而又長揖而進長揖而退纒然素服趨起不前不惟人咲之而亦自咲之矣昔有鼓瑟王門三年不得入者又有獻玉三往而三見別者向非執事辱以一言之顧則生寧守戚戚之窮決不能效昔人徒自獻以取辱也執事倘不以位自負歸以一言教之幸甚外謹獻舊所爲文若干篇詩若干篇仰



卷雅意更乞采覽千冒尊嚴不勝惶恐

謝潘督府

誦頓首督府潘先生台座曩者明公奉命南來某私為兩廣生靈喜者蓋為政以人材為先故陳蕃未下車首謁孺子載之青史萬世以為美談固不聞以位自尊也明公事業在天下不可枚舉此僕私為兩廣生靈喜者夫豈無因哉未幾辱明公枉顧適某陳疏謝病不出戶門久矣一旦趨謁明公之門舉平生粗守禮分者而棄之人雖不議而某心獨安哉所以不敢往謝蓋以此也於初未蒙明公下問時也自揣以齒論之後輩也以官論之下僚也以德論之又迂踈不整凡百不足為世道也安敢輒通尺牘於督

府之門以自取斥辱哉昔人云義不辱其無似願以不辱自處者也所以不敢致書謝者又以此也不意明公不以為罪數稱於兩司近者周憲使又述明公致意焉顧某失德失禮之人何以得此於明公哉用是不揣形諸聲詩仰答盛德休光於萬一云爾伏惟台照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

墓表碑銘

白沙先生墓表

番禺張詡著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  
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  
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  
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  
字焉其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  
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  
繼之以滄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



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  
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  
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  
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  
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  
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  
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  
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  
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  
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  
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  
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  
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  
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  
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  
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  
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  
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  
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旣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



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  
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兩狀者詳矣詔特以天  
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  
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誥封監察御史余公墓表

貴州道監察御史儋邑余君行簡奉命巡按南畿未幾  
聞父封御史慎齋公訃哀甚旣䟽聞得代即匍匐負軫  
衰不遠數千里南奔度嶺下九江可以徑趨新會矣行簡  
乃迂一日路至省謁予者蓋爲請公墓表也噫世方競勢  
利而惡衰歎以行簡居要路于在位公卿之詞宜易得而  
見擯迂踈之人顧反爲行簡之所取何行簡之識見與人

異也且予自閉戶以來客於文固也而尤以諛墓爲耻今  
於行簡之請自弗容無說以謝之矣公諱肄字習之慎齋  
其別號也世居新會之登名里以成化乙酉鄉科起家爲  
訓導其教莆田也待諸生以恩義有貧者力爲資助其教  
固安也如莆田以故兩庠諸生後雖有顯晦之不同至于  
今咸想誦之不衰官滿遷永豐教諭無幾何時以親老一  
巨飄然解組南還矣時父年幾九袞母幾八袞公窮力致  
養務得其懽心而尤無絲髮遺憾於送死之際閑居芒鞋  
鳩杖逍遙笑傲於煙霞水石之間幾三十年官府人了不  
識其面目日唯靜坐一室以訓子孫而已矣晚以行簡貴  
封如子官不改其素履鄉人稱重焉正德庚午四月十有



二日以疾卒距所生宣德己酉八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三  
父子並享高壽可謂難矣配謝封孺人有賢行見大司徒  
張西溪所爲墓銘先公三年卒塋鼎富嶺乙向之原行簡  
卜以是歲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塋焉古禮也夫公厚積  
而小試無所見然觀其以親老棄官歸養居家靜養不事  
干謁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之徒而誰  
與而又以其有餘不盡之福大發于其子行簡朴茂端慤  
爲帝耳目初以庚戌進士出宰淑溪有聲屢被薦進南京  
湖廣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後以母憂服闋改今任子惠  
持重之風雖行簡質美學勤之所致要之庭訓之嚴亦不  
可誣也予妹婿今復官雲南按察副使歸善姚應龍遭權  
奸之禍謫戍遼陽時獲濟於行簡及賜環南歸不幸卒於  
途又賴行簡殯焉此予不特德行簡益重行簡之高誼矣  
於是撮公大節牽聯行簡之爲人造文以表公墓以紆行  
簡之哀思以爲世之鄙薄者之一勸云

竹菴周先生墓表

士以嗜學爲難嗜學矣老而益壯者尤不易得至于老耄期  
不倦如衛武公之流詘指古今僅一二人而止耳世脫有  
斯人之風焉不謂之厚德之士而何哉余以荒踈栖跡丘  
園一日覩龐眉皓首偉衣冠而進者閱其通名之刺周敬  
也問其年九袞也余遂起敬以丈人行待而公也反辱堅  
循古人訪道之禮雖余憤然於道而公之盛禮竟弗之敢



當也然心竊異公所嗜殊人人乃至忘德忘年如許孟  
子所謂挾賢而問挾長而問者公誠一無有也非厚德其  
孰能與於斯邪于時好事者競繪爲竹菴訪道圖以相傳  
玩亦一時盛事也旣而徃還益密道分益符契余方自慶  
孰意公舍我飄然而霞舉耶余嘗作詩挽之殊無生死悲  
愴意亦惟公生平學道視生死去來直旦夕耳矧公行檢  
膺福復何久而忍以兒女態視公爲哉公字克恭竹菴其  
道號也世家南海以積善爲業蚤涉江湖事貿易中歲造  
店舍十數間以招四方商賈家計用裕晚以 詔冠帶皆  
非其志也其學始多出入佛老後乃歸宿於余焉公生於  
永樂己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之之日爲正德戊辰四月丙  
申也遺戒子孫諄諄以積善爲裕後之本其家嗣濟知余  
爲公重也請表其墓余因推本公之耆年嗜學由於德之  
厚者言之以爲世之廢學與夫學焉未得而妄自大者勸  
且戒焉

封旌德令懶樵孫先生墓碑

予同門友 襄府長史林緝熙爲浙江平湖教諭時以試  
事便道歸廣爲予言平湖學中士之顯出者孫君迪吉夫  
也其論及邑中人物豪雋曠達莫懶樵先生若吉夫之父  
也予中心藏之去之今十有八年吉夫以才御史奉 命  
稽儲于兩廣尋斯文愛良厚未幾先生棄養吉夫具狀來  
請墓碑予以得考先生懿行之詳爲快蓋父子師友間先



後契分如許似皆不偶然也碑文安敢以迂疏辭乎先生  
諱瑄字良璧號獨峯懶樵其晚號也先世自汴隨宋南渡  
家于浙之海鹽後析爲平湖遂占平湖籍曾祖子文祖彥  
忠以字行嘗輸粟助邊餉詔旌爲義門勞以羊酒考翼  
好禮敦義俱隱于耕妣馬氏出名族先生自爲兒時有大  
人志宗人御史君某一見異之語人曰抗吾宗者是兒也  
稍長值積稅事爲悍吏所逼能區畫以振門祚成化初海  
塘決居民廬產爲之蕩然長民者莫或恤先生獨毅然請  
于當道得減租半邑人至今德之兩輸粟于官無慮數千  
石有司屢迫授以散官先生漠然不之應也嘗至南京戶  
部尚書某公詢海塘爲患之由先生力陳相導捍衛之策

援古證今壘壘數千言殊可採某公嘆曰曾謂草澤中無  
遺才乎厚禮遣之年未半百豫營壽藏于邑之大易鄉擊  
壤里凡衣衾棺槨靡不具君子謂其仗義高尚有郭林宗  
魯連子之遺風至其視死生如旦暮雖趙岐傳奕柳子華  
輩不足多也先生果豪雋曠達之士哉是足以信吾友之  
言之弗妄矣先生晚以吉夫宰旌德治有狀封如子官繼  
以吉夫擢監察御史遇恩例得服如子服然皆非其好  
也歲一遊杭之西湖至則與一二同志泛舟揮觴浩歌以  
爲樂暨諸名勝履跡殆遍先生博綜羣籍尤長於詩禮爲  
詩句往往得唐人風韻所著有獨峯稿樵唱集遺後錄總  
若干卷藏于家云先生卒于正德己巳四月十有八日距



所生則宣德壬子六月十日也配沈氏贈孺人有賢行先  
先生十有五年卒子二人長曰達次即吉夫也孫六人曰  
綬曰紱曰維縣學生曰獻曰岳曰牧曾孫五人俱幼吉夫  
期以復 命後奔喪故里卜改歲十二月某日安厝先生  
於壽藏焉予聞之畱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先生厚積  
而薄取所以滋蔭其後人而大顯發之期在吉夫乎噫子  
以先生故占予吉夫他日名位事功之卓不當但如予友  
之言而已也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旣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卜塋  
于里之下墪午向之原先期諸孤欽等奉狀泣拜請銘公

余妹婿也雖情弗忍銘抑誼弗忍弗銘乃按狀序而銘之  
公諱祥字應龍初號希菴晚更玄谷道人系出姚文獻之  
後宋南渡避兵南雄後遷惠州歸善遂家焉高祖勞菴生  
竹溪竹溪生鑑湖鑑湖生坡隣公之考也妣梁氏夢白鶴  
廻翔投于懷遂誕公公自幼穎脫日記數千言旣長豪雋  
不羈補郡學生成化丁酉領鄉薦赴春試下第卒業于成  
均辛丑登王華榜進士授江西新喻知縣丁內艱服闋改  
浦縣 召起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推 恩進階封考如公  
官妣梁氏繼陳氏贈孺人繼配張氏封俱孺人遷雲南按  
察司副使丁外艱服闋改湖廣甫及任適權奸闞宦用事  
被誣謫戍鐵嶺已而權奸敗露磔于市乃復公官仍改雲



南時公已得釋南歸至濛漢驛儵然長逝矣改任後復推  
按察使公身後蓋有遺榮焉公之治邑也首除民害凡興  
造率關政體其熄火災擒大盜障河決之功尤偉屢以賢  
能薦其居近侍也危言直道凡建言彈劾不為權豪少撓  
其後刷卷廣西次巡視馬草場通州倉繼巡按四川佐憲  
外臺激揚廉貪旌表貞節事功卓卓在人口至今稱之不  
衰其在謫也了不皺眉解伍之日了不色喜及在客途屬  
纊矣了不牽戀作一詩而逝烏乎若公者處富貴患難生  
死之大不畧改其故步亦難矣哉公生天順己卯年六月  
十七日卒正德庚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得年五十有三配  
張氏先公八年卒下塲之塋寔虛左以俟焉繼配張氏先

郡守公次女余之妹也子六人曰欽郡學生曰銓曰鈞曰  
鎔曰鋼俱先配張氏出口錄予妹出也女一人孫男四人  
曰源曰瀾曰泓曰泗欽淳樸仗義當公被難時慨然欲效  
緹繫之舉為人沮乃不遠萬里抵謫所省公餘亦秀拔可  
愛蓋公後必昌於是乎可占云銘曰  
少掇巍科才名日起梅鼎將調牛刀小試賢能屢薦入  
居近侍風采凜然百邪俱靡中遭患難惟命是委及乎  
賜環曾不色喜生死大矣高詠而逝祿位未究傳芳在  
子戔戔新阡牛眠之地我序我銘徵遠此視

處士鄭樵隱墓誌銘

昔趙岐自為壽藏而傅奕柳子華裴度輩自為墓誌陶淵



明桓伊輩自爲挽詞蓋生死之理於朝暮見之後之人沉  
迷於物歆膠膠擾擾莫能自反顧以死爲諱者多矣一昧  
乎是不知息矣不知息則貪愛生貪愛生則是非起而過  
惡生矣人其可昧乎是哉夷考昔人其情之真僞悟之淺  
深猶不可以一律也况今人哉增江有處士曰鄭樵隱者  
吾有所取焉非耶處士年七袞餘而飲嚼步履如少壯計  
其壽亦未涯也一日出其妻姪鄉進士湛民澤所爲已行  
狀俾銘其墓吾嘆曰異哉古人之風復見於今日又重以  
處士之考東莊公之配陳與吾祖母兄弟也乃不敢辭按  
狀處士諱應字德徵鄭其姓也裔出鄭桓公友之後國滅  
入陳陳入閩之莆田大宋間有曰光者自莆田來爲廣東

轉運副使靖康之難棄官居增城因世家焉考諱瑋即東  
莊公祖諱振曾祖諱宗道光之七世孫也處士爲人朴直  
言爲無所矯飾然喜臧否人物聞人之善躍然色喜如獲  
珠貝其惡者雖素所喜必面斥之不少假借以是亦寡合  
於人居嘗以酒自樂其於文事雖非其所習然遇當時名  
流製作必手自抄錄歸以示其後生處士因登山指顧羅  
浮雲母慨然嘆曰人生如轉燭耳是可棲亦可樵吾將老  
焉吾安能群入群出以干升斗之祿俯仰世人哉遂自號  
曰樵隱而鄉人指目亦曰樵隱君樵隱君云配邑之甘泉  
湛氏即民澤之從姑也先處士卒塋于金牛里之扶羅嶺  
無子生女幾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處士生於乙巳年



二月二十八日湛生於巳酉某月某日卒之年爲弘治癸丑九月十日也處士卒日未量嘗語諸婚姪云我死合葬于湛墓之右然則獨曰處士鄭樵隱墓誌銘者妻從夫也銘曰

生本無來人則吝愛死本無去人則悲慨旣昧去來動必有碍過惡叢生丹旣蕪穢卓哉樵隱元同大塊大夢苟醒天地纖芥窮通天壽又奚足恠如或未然努力澄汰一息若存吾心敢憊如斯宴安庶幾向晦長夜冥冥招手良配無愧我銘用醒昧昧

彭烈女墓表

彭烈女者爲詡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口甫笄聘入劉氏儲爲養子婦厥翁悅其色也挑之怒遂計逐其夫復挑之益怒乃令人陰諷之曰若夫亡矣若何望若可就翁翁當置若側室爲翁側室孰與爲養子婦乎且彼與若未合色也名夫婦也而實則爾我耳若奚爲戀戀至於斯乎烈女奮袂大詈曰是何言與吾聞名正則分定矣分定則夫婦矣且彼亡以我故也我不忍以我故使彼亡而又負彼因叩天大慟曰嗚呼天乎我何以生爲乎是夕自刎血流戶外明日烈女父母白寃番邑令高君高君罪其翁禮葬烈女於北郭外大道左榜之石有彭烈女墓云歲久荆棘叢生石題剝落樵蘇牛羊日躡跡其上過者傷焉弘治庚申郡推朱君伯驥祀鬼北壇經墓下下拜



詢由始一脩其墓而未有一言表其烈者嗚呼士之見利思義者或寡矣况守死善道乎况以坤柔之姿而能挺丈夫之烈若是乎觀其不以未合卺而昧夫婦之分君子謂其近乎仁守節不變視死輕於鴻毛君子謂其近乎勇謂之烈女宜矣使世之委質為人臣者咸烈女其心焉則炎劉之國號可不改新易魏矣趙汴之廟主可不遷抗泛海矣然則烈女之行雖曰守坤道之常也而其一寸丹衷揭之可以愧千百世為人臣而不知君父之大義其關係誠重矣是不可以不表也銘曰

天德一匱王侯之貴我視如鬼或烈或忠至賤之中世欽如龍我銘在野日照月射俾慎取舍

吳節婦旌表門銘有序

弘治癸亥仲夏既望鄉進士瓊臺王君本清歸自京師道出羊城造予館白曰宗源之母吳海南衛處士諱昇之長女也幼失怙終鮮兄弟獨勤紡績具甘旨以養母衆以孝女稱之甫笄歸宗源父癯事翁姑咸得其歡心焉姑俞之疾且亟也默禱於神求代其後翁之卒也斬服治塋挺挺如丈夫子雖家無竒贏而能勤儉幹蠱故食者繁而用不乏內外禮法斬然莫敢有犯之者宗源甫四齡而父已見背矣母齡時纔二十有六耳抱宗源泣曰妾欲從所天於地下爲妾計則得矣如此王氏一塊肉何於是以節誓焉



寒閨隻影凄然於孤燈敗杼之間幾四十年而冰霜之操  
如一日也弘治乙卯當道以狀 聞詔旌表如例時宗源  
粗有成立衆皆以爲食天之報今綽楔巍然大書 玉音  
於其上寔成周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之遺躅也願先生序  
而銘之俾吾王氏子子孫孫世不忘  
上德而思圖報於萬一焉予時卧病丘園荒於筆硯久矣  
獨念節婦卓卓如此表之可以風動遠近則文字爲有關  
世教不徒作也銘曰

五星燭天五嶽峙地五倫在人三才道備五倫造端寔  
夫婦始生事死背遺犬彘耻卓哉節婦中立不倚家以  
孝稱于歸克理不幸失天遽欲從死回視呱呱疇依疇  
恃飲冰啖霜壹志靡貳夫竟此定神相厥祉有 命自  
天表厥宅里鳳毛五色國賓是齒作善降祥天命有以  
我序我銘栢舟是配翫此淳風作範世世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

番禺張詡著

祭文

祭白沙先生文

烏虜天地中和之氣東南川嶽之靈鍾而為不世出之英  
爰自束髮以至皓首一本之以至誠歸然樹斯文之梁棟  
卓哉啓百世之師承超然遠覽邈出八紘盡脫去秦漢以  
來諸儒所學之捕影逐響遠追宗孔孟以前群聖所得之  
惟一惟精其始用力妙契乎勿忘勿助其卒收功遠到乎  
無臭無聲襟懷洒落真前賢之光風霽月文章正大又古  
作之玄酒大羹散而為禮儀威儀之三千三百酌而為春



秋與敘之或重或輕觀其藝如字畫之妙亦侔造化考其  
行如孝悌之至且通神明平生不以著述爲事自然著述  
若烟雲之浩蕩不以節守自居自然節守奪金石之堅貞  
其造詣之深力行之篤可不謂之大成者耶雖高棲遐遁  
杳若振衣於五峰雲漢之表濯足於八溟水月之清而其  
心未嘗不倦倦於 朝廷皇皇於蒼生真子思所謂極高  
明而道中庸程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是以貴人  
達官無不願造其廬市兒閨女亦且咸知其名覲德者心  
醉聞風者化行惜乎經天緯地之才徒吐露於駕天風弄  
海濤之篇翰之富然而扶世立教之功了不下於救洪水  
驅猛獸之事功之弘至於不言而人自信不戒而物自懲  
者其玄德感化之機又豈世可得而稱哉抑斯言也可爲  
知言者道而淺薄者或以爲矜也嗟夫死生朝暮達人固  
不累於幻形道喪人亡天下誰不痛茲典刑而况謝也受  
教門墻二十餘齡仰再造之恩結歲寒之盟使復聰於旣  
聾續明於旣盲者誰之力與而今而後棟倒山傾何資何  
仰何信何徵雖涸東溟之波枯南山之竹亦曷足以寫孤  
恨之冥冥乎烏乎痛哉

### 祭莊定山先生墓文

於戲先生莊公挺生江浦起家科第拜官玉署上元應  
制爲慶燈舉公率同志奏曰無補君臣廢歌喜起是取荒  
嬉生亂爲戒自古坐是忤旨謫官遠叙俄復南畿尋以憂



去嗣是以來閉關掃軌載誅載紘孔規孟矩沛然有得發  
之詩趣鳶魚活潑江河流注或謂詩法妙契天吐書得三  
昧皆公餘緒有偉石翁興道南土公實尊信推爲宗主多  
士雲歸翕然鄒魯自况桐江九鼎一縷疊見薦剡徵起亦  
屢公漠不聞冥鴻高翥晚年一出豈曰無故知其深者江  
門漁父公卒未幾輿情舛午澤竭山焚無間出處悲乎痛  
哉其命其數走也顛蒙齟齬知慕卯亥之歲傾盖公字絲  
麻滿前管蒯足數賴公激發懼欲起舞所嗟頑鐵斯望竟  
負二十年來病不出戶吾才竭矣志則未盡北望長江公  
墓何所束帛褭香以代樽俎臨風三嘆有涕如雨

祭劉太保文

惟公青春黃甲沛然懸河之才金馬玉堂燁然華國之器  
其得君而專政也鳳閣鸞臺慨然行道濟時之心其急流  
而勇退也芒鞋鳩杖超然箕山潁水之志故其入相也  
朝廷爲之清明士林爲之增氣黎庶以之康寧四夷於是  
仰治其罷相也 朝廷如失股肱士林如失左契善柔不  
得安生強梁罔知所畏及其不幸而薨也 當宁爲之震  
悼士林爲之憔悴彼善柔不勝其驚惶雖強梁亦爲之辛  
鼻是則公之一出一處治否所繫一始一終俯仰無愧一  
生一死哀榮兼備可謂道不負 明時而德稱其高位者  
矣某等夙瞻風采每聆高議骨肉情懷金蘭氣味方仰威  
鳳之來儀遽聞凶訃之遠至嘆執紼之無由徒臨風而隕



涕夫豈但斯文凋喪之傷抑深為國失老成之喟

祭大司徒李公文

惟公鍾靈毓秀於崧高乘時奮興於盛世胸次蘊旋乾斡坤之機筆端有剗犀斷金之利其氣象巍乎如喬嶽巨川污疾得空窪之閉其鑒識皦然如寒潭秋月否臧無寸雲之翳惓惓忠愛如葵藿之傾滾滾從善若江河之沛是宜翊贊我

聖神文武之君統領國計民命之寄昔公發軔起自科第為才御史繼遷臬使摘剔如神艱險不避荐歷內臺轉居卿貳猷為克展聲名茂著既而病歸尋亦 召起迨我

聖天子御極之初而公已衰然居六卿之位矣故嘗考公之行事雖不為危言激論而恒定邦國之是雖不欲明目張膽而每作士夫之氣決似是之非如雋不疑救垂死之命如張廷尉容小人之過如婁師德集眾善之長如宋韓魏是以簡在

帝心累乞骸而不許澤被士庶咸仰德而無已彼正人端士固愛其蘭芝之相契雖奸邪諂佞亦悅其鸞鳳而不鷲柰血氣漸衰足疾為累乞休得遂 恩波汪濊雖公之勞績在 朝廷者不可泯亦見

聖情念公者於是乎至也浩然而歸無何則飄然而逝豈不可為之痛心矣某等聞訃驚傷奔吊無訃庸率群寮遠陳薄祭蓋所以為世道之悲者深且切而朋交之恨同官



之情姑在所置也

祭羅亞卿文

惟公生長先賢倡道之鄉出際文明極盛之世故能以英  
邁剛果之資而成碩大貴美之器譬之名駒墮地伯樂已  
識其爲絕塵之姿秀幹出林公輸已知其有參天之勢矣  
旣而名登甲科官居近侍持斧衣繡凜然范滂攬轡之志  
激濁揚清慨然李膺風裁之厲及其司憲外臺也風猷之  
美益張冰檠之聲愈熾其巡撫邊陲也兵民服其處置之  
有方戎虜畏其守禦之有備用是士林交口譽之朝廷  
待以不次如公者豈非架明堂棟清廟之大材飽一石凌  
千里之良驥也與迺者

皇上軫念公勞擢居卿貳豈期 綸綍方降公已溘然而  
先逝烏乎哀哉嘗聞自古名賢碩輔其生也有自來如申  
甫之降嵩嶽是已其逝也有攸在如傳說之爲列星是已  
吾意公生而光明俊偉歿必不與草木同腐豈非昔之躍  
于延平之津龍泉太阿之精出而暫爲世寶歿而化爲神  
龍奔于上帝之庭者耶某等於公斯文有骨肉之契同官  
有兄弟之情生雖得盡心乎交處死無以致力於經營水  
天修阻絮酒莫傾緘詞千里聊叙平生靈其有知鑒此哀  
誠

祭大參劉朋節先生文

頃者海南黎賊蜂起荼毒生靈血流千里當道憂之檄公



往弭即日戎衣躬抵賊壘兩兵旣交有進無止天未悔禍  
竟斃流矢空拳猶張兩目怒視切齒自誓死作厲鬼嗚呼  
人莫不生生如夢耳維公之生清忠雙美人莫不死死則  
已矣維公之死舍生取義巡遠之節信無彼此臬卿忠憤  
子龍膽氣浩浩英風掀天揭地一身之微綱常攸繫成敗  
利鈍非所逆計桓桓者公廟食百世左位憲使右叅政配  
天理人心終當不昧

祭妹夫姚憲副應龍文

自君服闋治任北上舟經五羊握手惆悵孰意改任剛達  
湖湘權奸禍起罹不測殃鐵嶺謫戍垂死三年君曰命也  
自咎機先尺牘頻來期以莫景依小西湖希賢希聖權奸  
尋戮遼海 賜環行李度嶺將及鄉關二豎為禍藥餌弗  
效五十三年如睡一覺復官滇南已下 詔旨身後遺榮長  
恨曷比余妹配君雖曰四年中間合盍僅數月焉烝烝在疚  
手抱遺孤寒燈隻影君其知乎生如夢蝶死同脫蟬有志無  
命果人果天所翼賢子徃徃偉器繼述不亡庶其在此

祭陳節婦林氏墓文 白沙先生母

恭惟節婦女流丈夫芳年失天冰雪孀居三遷為教不疾  
不徐剪髮待賓輟已恤孤邃古名德不學而符事天德備  
天報亦如子成大器為命世儒繼徃開來聲被寰區達官  
貴人來謁里閭必也請見拜稽庭除甘旨之奉俯仰之需  
雖曰節儉亦鮮不敷壽躋耄耄聰明不渝一旦而化神歸



太虛生榮死哀何羨施朱表厥宅里載之史書久而愈光  
玄照同舒詔自辛丑瞻依鳳雛一見執手國士見呼愧無  
點趣濫咏舞雩一語一默一止一趨無非至教顧我情愚  
既無寸進反滯迂踈未成而仕悟徑遂蕪辱此椎鑿頑鑿  
不祛一日精進一日踟躕自江門返棄官卜廬誓不成學  
不返斯途兼以憂病中間絆拘計至不奔極出不扶雅曾  
貢疏賻以束芻究心終愧死有餘辜今之來也豈遂拙圖  
學雖未就決志捐軀在天之靈愚衷可誣我我馬鬣牛眠  
之墟宿草自青春雨又濡潔我瘠牲酌我清醑辭以緘情  
痛如裂膚

傳

雪軒先生傳

浙之東有偉人曰雪軒先生者姓吳名則字宗法雪軒其  
別號也世居宣平先生有大才畧正統己巳閩寇起處之  
民多附之者其勢滋蔓浸淫于數郡之境 朝廷命大司  
馬孫公原貞討之知先生猷謀出衆以禮羅致幕下資畫  
策焉時邑有三岩者勢峻險民多避難其上脅從之衆往  
往有知禍福向背而歸者大司馬以先生領其衆先生推  
赤心人腹中衆始謹後悉帖帖然寇平大司馬欲并屠之  
先生力諫以殺降不祥且其中多善類決不可不聽乃大  
哭于軍門曰經不云乎殄厥渠魁脅從罔治矧某拊循之  
特業已許以不死矣苟違之是重其弗信于民也弗信而



生孰與信而死請先就死大司馬爲之感動卒免所活者無慮數百人奏功授鮑村巡檢景泰間分麗水爲宣平復以先生董其役大司馬曰難平邑俸爾之勞居多餘木悉歸爾治第先生曰芟夷大難一方獲安某也受賜大矣且官物不可以入私門某不敢奉命大司馬益敬之遷華亭縣簿首䟽予下民濬河渠禁賄賂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於蘇而漕數反出其上䟽減北運糧一萬石事載雲間誌在松十年年雖半百而顛毛種種矣蓋焦勞之過也旣而乞身歸卜築申溪之東日構祠以祀先脩譜以收族暇則徜徉於烟雲水石之間不知有形骸耳目也先生預知生死成化庚子以其子仕備世美領鄉薦笑謂曰吾年

盡於壬寅之三七十一月若後當舉進士居顯官惜吾不及見之矣已而是年三月寒疾作七月腹疾作皆愈十一月世美掛牌榜因往縱步觀之遂造邑宰何公所焉何以其疇昔絕迹公庭也爲之驚喜因爲先生設饌酒半先生曰過今日入明日爲十二月節吾或者其免夫不然吾即此長往耳衆笑以爲未必然至夜果得脾風亟輿歸則脩然而逝矣其後世美舉庚戌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循例封先生如世美官一如先生之言云先生生有異質經史之外傍及醫卜法家者流靡不該通幼以孝聞祖母葛患癰先生親爲之吮七日不謝冠帶性少飲然遇賓客留酌必百畫勸令至醉乃已遇童稚待以成人之禮或留客信



宿必躬爲之視其衾枕盥洗其爲人謹厚文如是謂之偉人非乎東所先生曰予十數年前遊京師有以感應之事告者其言曰某所有某旣沒之七日隣人某夢其豐九案迥立於上手持一黃紙若今詔勅者呼而謂曰上帝念我三岩活人功多趨令上昇此詔書也若其爲我亟歸語我豚犬某及久言雖在耳然忘其姓名及所告者爲誰何也去年春世美奉

命來廣事竣間訪予相與觴詠于竹林之間偶及之乃知其爲令先君雪軒先生也異哉先是世美以先生挽見託當時所具狀未詳予以意得之後讀先生家狀及白沙先生挽與予意合予亦自喜以爲不失之於驪黃牝牡之外

合前感應之事觀之予與先生精神往來蓋不以生死先後隔也固也異哉世美英才遠識其在 朝廷志在裨補及使予廣愛民下士卓有使臣大體與予講論遂爲知己予所以望於世美者甚重且大則又知史伯所謂有大功而其子孫未嘗不章者於先生爲有徵故傳之爲天下後世道焉

說

虛所說

予友大方伯方松厓之冢嗣重杰以通家子弟禮謁予甚恭聞出其虛所卷請曰願聞至道之要予曰子莫誤予非知道者也子莫誤雖然敢不盡其愚姑就子虛所而發揮



之先哲云心兮本虛蓋虛則通不虛則塞矣然則體道者  
舍虛奚以又曰虛以受人蓋虛則無物而有容納之地否  
則反之矣然則求益者舍虛奚以莊周以爲虛舟觸人雖  
有褊心不怒以至騷經所引王子之詞曰虛以受之兮無  
爲之先文公朱子以爲實神僊不死之要訣然則應事與  
夫攝生舉不能外焉得其要則可以體道可以求益可以  
應事可以攝生天下事無大小蓋無乎不可也至哉虛乎  
其天地之根性命之蒂乎曰虛有所耶曰虛無聲臭無形  
色安有所謂所者然朝斯夕斯必有事而勿忘如所謂所  
其無逸之所或以其所藏修之所爲所斯可矣曰古今人  
從事乎虛者多矣率弗克虛支離其道往往自用平居侈  
大談何容易一涉毫末利害心動色沮卒喪所守神氣枯  
瘁未老而昏眊何耶曰虛無物也今而執之則有物而反  
實矣故虛自虛而我自我也必克己以至無我然後虛即  
我而我即虛亦無所謂即虛即我者則活水洋洋妙用顯  
行而造化之權衡在我矣此聖門千載不傳之的緒其次  
因氣稟學問人人殊不得已降而林病焉耳已矣豈的緒  
端使然哉重杰妙齡蚤以孝行著兼之器識不凡他日造  
就當遠到也故予竭其底裏而語之是爲虛所說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番禺張詡著

贊

白沙先生遺像贊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難也海底針藏  
冒雨衝風殆億萬回而始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  
卒踏康莊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洙泗  
千百垂絕之正脉授宇宙無紀極續命之真湯雖天啓之  
不易良人謀之允臧遺容如在道喪人亡所賴者遺書數  
冊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少叅陳方壺像贊



此吾廣少叅莆陽陳方壺先生入朝像也質孕八壺之秀  
氣奪木蘭之清儒雅醞籍朴茂老成其人品如此所以蚤  
占八閩之魁選獨對禮樂於大廷曩司諫於留都屢陳  
忠懇近採焚於南海獨瀝丹誠至于詩法得杜少陵之步  
驟圖寫妙吳小僊之丹青此出其緒餘以遨遊藝圃陶寫  
性靈者耳噫斯人也使其大展猷為於世寧不與鄉之陳  
正獻彭惠安諸公後先稱重於月旦評也邪

古厓先生像贊

頎然如僊山之玉樹而抱朴含貞卓爾如古器之敦彝而  
埋光鏗彩示蒼顏白髮於鄉社其元精灑氣殆孤鶴之控  
爛霄見紆紫橫金於仕途其逸韻幽情儼閑鷗之立滄海

當其正色挺凌霜傲雪之姿及乎掀髯舒吟風弄月之態  
彼丹青者特寫其外耳尚未知能極乎變化之類弗類也  
至於錦繡其心腸鐵石其肝肺德能移風鎮俗而僅小試  
乎專城力能旋乾斡坤而竟弗及乎大拜遂使照乘奇珍  
其混跡乎泥途連城重價枉遭點乎蠅蚋雖自古兮有之  
而有識者安得不為之感愧此則走也直寫其內焉然亦  
僅能得其大槩云爾

自贊

無道無德無好無尚藏身粟界而不見其眇微浪跡象外  
而不見其曠蕩旣無用之可言又何名之可狀然則烏紗  
鷺袍牙牌銀帶此丹青者貌張地曹之世像耳故曰見之



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方正學先生文集二冊余友鄺時用以見惠者先生天台人其爲文如其人譬之呂梁洪奔放激盪虎吼雷震聲聞于天見之使人膽慄不能定目而詞嚴氣肅又如千軍萬馬自天而下不聞啞啞叱咤之聲其文如此其爲人氣節驚天震地直與日月爭光山斗爭高也固宜韓子所謂本深末茂實大聲宏夫豈不信文集近年始有刻本在黃岩時用之凡令茲邑故得之始予讀觀樂生詩見先生前後二序及傳祭文又於宋景濂先生集中見有送先生詩二

首及先生一贊編者皆刊落其氏名至云無名氏而贊則此集未及收烏乎天地之間事事至如此可勝慨哉先生孤忠大節當與天地長存固不係於文集之有無然已燬而復存已散而復聚豈非天哉予生也晚於先生出處不及知其詳而此集中次序散亂至有以元詩妄入者蓋編者雜以見聞不能無遺謬也姑藏之以質夫長老

書莊陳二先生詩

近年來詩道之行曰江浦莊孔易先生予鄉白沙陳公甫先生二先生道重于時而於詩則一掃數百年膚淺之陋習自莊先生倡之而陳先生和之完然大音震響于時烏乎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後盛於漢魏再盛於唐其法嚴



滄浪論之頗備但以漢魏至盛唐爲第一義而不泝流尋源乃以三百篇在說外壁之論史但知綱目而不知春秋其可乎哉范清江編木天禁語亦有可采但失之瑣碎其他詩話詩譜皆隔靴爬癢拖泥帶水殊未有的見要之用功寔不外乎晦菴朱子所論烏乎詩豈易言哉二先生之詩予皆有之朝夕諷誦恍然如接其光霽而聆其言語莊之詩精粹如孫武子之師紀律不紊制敵取勝動有成法而出竒無窮陳之詩豪壯如郭令公單騎見虜說以誠信皆下馬羅拜而卒成竒偉之功此特論其氣象之大槩耳至其妙處皆可以代爲之不能優劣也後生小子妄論如此他日走質之二先生以爲何如莊之詩得之陳秉常陳之詩得之鍾地官合爲一冊藏之中笥云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傳謂其先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然而傳之非其子孫之賢見重於道德文學之君子爲之表章不足信後而傳遠也二者相遇不其難哉詡讀石翁爲括蒼吳君世美之考主簿公挽詩三絕皆紀實每詩首系以狀亦猶朱子綱目大書特書而分註其下百世之下讀之者可以考見其人之賢之實矣噫主簿公贊畫大司馬孫公幕下諫止脅從之戮者有曹武惠之所存功成一木不屑受有魯連子之氣節中年乞身上築申溪之東有鷗夷子皮之見幾雖其時之否泰任之輕重事之大小有不同



然隔山見烟有目者即知其爲火溪然則主簿公其賢矣哉石翁見善如不及有如主簿公之賢不與之而誰與耶世美以禮科給事中奉

命來廣事竣如白沙以惓惓顯親爲務可謂知所重歟既得諸作寶藏之將以傳之子孫謂詡從石翁學者俾一言跋于後噫以主簿公之賢如此而有子如世美者以濟其美而又得石翁爲之表章是則主簿公之所立也世美之孝思也石翁之褒善也皆可出爲世勸者詡故忘其庸陋而樂爲之書云

題三峰雜集後

詡緬懷齟齬從先公出守撫州時忽一日先公愀然謂詡

曰吾不能爲二千石低首於人吾計決矣因誦遊西塔寺詩其末云君恩好得深如海許我接閑歸去來其後四十有五年吾廣大巡高公三峰先生出示三峰雜集中有次先公西塔詩韻追感今昔不覺爲之泫然蓋公昔爲撫推偶得饒生與語而有是作也公於詡傾蓋如故且嘗謬薦于朝心孚道契遂爲知己中間彼倡此和不一而足具見于集則詡託交於公夫豈偶然之故也哉因三復公集聊復贅此于集尾若夫公之製作如秋水芙蓉雖不假雕飾然熟視之有天然竒趣迥弗可及讀者自得之可也

題真靜王先生詩集後

曩僕抗疏有專靜以怡神內視以固本之說者蓋僕以多



病留心養生之術而頗得其要妙之一二故云然也非敢  
妄也續叙節齋雜稿以諸葛武侯陸宣公相業爲說者蓋  
僕深知吾年友汝言內懷經濟脫大兼用必能事功上下  
古之人故以之相期待也非敢佞也其後讀汝言尊甫真  
靜翁詩集中寄二十卽詩有氣歸元海水滿華池之句豈  
非深得養生之肯綮者乎末又有早作甘霖學傅岩之句  
豈非深知其子之所存者乎於是乎掩卷太息曰古人云  
閉門造車出門合輒何鄙見與翁意相符契若是邪異時  
萬一往來雲水之便與翁邂逅於天台四明泉石烟霞之  
間拾圯橋之履意者翁必曰孺子可教而傾囊倒困出其  
竒贏以濟空乏未可知也惜乎翁老僕病南海相望慈谿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數千里真風馬牛之不相及徒挹清風於簡冊而已矣汝  
言委跋僭書此以歸之于以見知音之難遇云爾

予友錦衣馬公家藏唐登瀛十八學士遺像一帙一日出  
予請題按文王在秦府時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  
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更日直宿討論文籍使闡立本圖  
像褚亮爲贊士大夫得與其選者謂之登瀛洲蓋榮艷之  
也烏乎盛哉厥後文皇嗣統致貞觀之治卒食其力或者  
議其不得人如許敬宗輩殊不知鄧林千尋必有屈幹昆  
岡一開亦有砢砢苟得一二人焉亦可謂盛矣昔舜有五  
臣而周有十人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其所得



之人何如耳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四人者均有輔弼之功而決策定計爲唐社稷得賢太宗者房杜二人之力也二人者雖非五臣十人者儔然亦可謂社稷之臣矣王介甫讀孟嘗君傳謂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諸侯文皇得房杜其有天下致太平宜哉噫得房杜而臻此而况不爲房杜者得之其效當何如哉予於此圖摩挲三四深嘆夫文皇好學重賢之足尚彼十八人之優劣未暇論云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右畫馬一幅乃勝國趙文敏公手筆今番禺張君家藏者也馬十有六匹其態度各異天機潑潑咸有飛起之勢其

妙殆不可形容烏乎公之所長此而已乎按公名孟頫宋安僖王子偁五世孫性敏力學程文海薦之入對稱旨即擢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仁宗朝尤寵任之嘗謂侍臣曰子昂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昉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端正四也文辭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烏乎公之所長此而已乎故楊載謂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經濟予謂公立身立朝危言危行諤諤有氣節知其經濟又未必知其此也公襟度披豁遇事洞達故雖書畫小藝往往精絕如此幅者驪黃牝牡造化於毫端使公入相秉鈞當軸其造就人材何如



進退臧否何如敷施俊乂何如拔茅連茹鼎扶邦祚於無前不在茲乎九十年曆數而已乎惜哉徒見諸此而已由是以觀勝國興亡脩短此而非之公之此筆可以尋常遊戲翰墨者例視之乎張君問屬予題因書其後而歸之

跋漳郡名宦鄉賢錄後

壬申歲冬余得周中丞知白先生見遺漳郡名宦鄉賢錄一帙讀之爲之悲喜交集蓋先公嘗爲漳守功德甚著今與名宦之列上與先儒文公先生及諸名公聯名位於祠之南面且錄狀其治行刻梓以傳不朽良足以慰先公于地下矣因紀以二詩兼柬中丞其辭曰故人周中丞遺我書一帙書名見漳郡悲淚下承睫先公名落中治行甚昭

晰並列名宦祠上攀晦翁轍英名與嘉績終古不可滅又曰先公守漳時詔也方在侍目擊撫字勞旦夕忘食寐漳人昏墊餘救活不勝紀獻言脩闕功茲特餘事耳輿論終不虧崇祠映天地今歲秋漳守陳侯宗禹復以是錄寄兼之書幣俾序其端焉余復書謂侯脩文尚古出於刀筆筐篋遠甚第先公名諱在焉何敢濫以乘常借口先邪暇日因述先後得是錄之故弁繫以拙製爲跋塞侯責云爾已矣若夫侯世家科第及治郡之績見諸公序者詳矣豈待余言之贅哉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侍御錢塘鄧君良臣出示詔以白沙先生所書近稿俾一



言爲跋噫昔人論詩以爲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其論書以爲神之所浴氣之所沐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然則一詩一字其有益於世於人也大矣其可以詞章小技例視之乎哉顧至之者鮮而識之者尤鮮耳譬如琴瑟妙音固在而指法人各不同也又如飲江河隨其量之淺深而自以爲足也此正昔人所謂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喻之子子不能受之臣者顧以詡之凡陋從遊先生之門日久幸得侍於詠歌揮洒之間耳目雖習而茫乎未得於心故竊嘗妄論以爲先生之詩之書其工可學也其神其韻不可學也欲學之者抑豈無其本歟侍御君博學好古得而寶之如拱璧其意必有暗與謬悠之見合者

因書以塞所命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

番禺張詡著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 十首

驚魚樂深逝倦鳥厭高飛  
獨人不如之可不爲之悲  
失路陷荆棘日暮還依依  
家鄉隔山海飄泊將焉歸  
歲月不我與兩鬢倏已衰  
少壯不自力老去願皆違

山居復何事卧聽松濤誼  
先人有敝廬亦在澗東偏  
高榜出層雲正對羅浮山  
羅浮去雖遠神往復神還  
時逢採藥人箕踞松下言

有客遠方來值此秋菊開  
貌古韻更古人物疑無懷  
與我



說竟日意合無少乖我因問動止畧述渠所棲聞言驚嘆  
又隔此如雲泥我有龍唇琴願公爲調諧彈罷各一杯賓  
主花間迷再拜再問公茲去何時回

海天碧萬里三山落中隅雲水隔千里欲進無一塗扁舟  
不可泛高車不可驅中有一僊翁壽可千歲餘還入松脂  
林結此丹霞居

取我一斗酒對花斟酌之人生如轉燭爲樂當及時不見  
古之人念茲而在茲行藏各有分奚爲自懷疑從今至老  
死冰霜善自持

清流多亂石白雲滿青山山中欲勝坐竟日無一言醉來  
已失我閒極忽忘年述以五字謹取適非取傳

大道自圓活無情生有情四大且無我何況世間名顏然  
秋菊下把酒笑浮生醉來枕片石寵辱了不驚茫茫宇宙  
內無成還有成

此道没人我那知非與是應物如懸鑑妍醜自毀譽孳孳  
秉智炬正坐多事爾願君取吾言吾言良不綺

壯年出從事携書逐群英宇宙自本體於世誰無情但愧  
天機淺逢人輒披傾匪煩則傷誕何異秋虫鳴長歌歸鹿  
門採藥終吾生

海濱有一士矯矯雲鶴姿獨來還獨往高挂一藤枝或時  
入塵市與衆無少竒或時就上方嗒然無所爲生死且無  
與名利顧可羈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淵明柴桑士志耻事二姓梁公居宰輔回唐於革命出處  
若不同志節日星炳千載彭澤祠遺容肅然並令名廬阜  
崇清節鄙水映

題松谷

山行三四轉古木挿太清下馬問我處一谷通洞靈古木  
是何木盤根盡茯苓月明風雨至白晝雷霆驚時復疑王  
喬雲裏來吹笙道人不巾鞋一篋五銖輕盡日無言說松  
花落滿庭塊坐復塊坐飽聽松風聲

三峰詩有序

侍御內江高君大和以三峰解示予蓋三峰之

地大和之先公岳州通守東厓先生之宅兆在  
焉大和嘗廬於此因以為別號而寓夫未思之  
意其視諸尋常取適者異矣予嘉之為賦三峰  
詩凡三首如左云

三峰峙西蜀高出雲漢表四時秀有餘萬古清不了可望  
不可攀仰止無大小時起膚寸雲為霖蘇億兆  
睠彼三峰竒中有牛眠地惜哉一片玉重泉千古閉鳳去  
有遺雛蔚為王者瑞無為滯丹穴大展凌霄翅  
羅浮起滄海大洞天浩浩招手茲三峰交結勝管鮑終古  
兩昂藏一氣通旻昊無窮仁壽福力為蒼生造

贈費侍御還朝用李太白韻



清名動兩京高價重連城神駿一過目知是渥洼生灑然  
出塵姿而抱濟物情布衣輦轂下文擅倚馬名風雲生  
兩腋來從龍虎爭常懷致主誼靡羨錦衣榮小大各有用  
所賚斯道行割鷄試牛刀三年政有成刀筆驚老吏冰蘖  
騰芳聲賢名聞九五有詔速如京父老挽君衣感惠各  
霑纓官居柱下史正色率群英天門高九重仰視孤鳳征  
手持三尺法上佐日月明請劔出上方埋輪在都亭帝念  
嶺海遠燭之以法星綠林縛封豕瘴海剪長鯨萬卉盡枯  
槁值此甘霖傾呻吟轉謳譎權若登蓬瀛聞風遁豺狼在  
一弛一張鷹鷂不如鳳霸道終愧王驂騮一展足萬馬空  
騰驤功名置身外楚得而楚亡僕居四百峰恍若墮醉鄉

公餘君枉顧解衣坐燕堂語及經濟事此心共皇皇汲澗  
當新耐折荷當玉觴名花當國色妙舞十二行鳥吟當妓  
唱亦有音遶梁君笑曰富貴如朝露夕陽風波一失路齊  
楚遙相望世態多風雨人情逐炎涼江山尚有改人世豈  
不潰僕答曰誰哉大舶濟滄海聖心寓擊磬高人樂鏟彩  
旣失兼濟誼翻成獨善罪規規與君居在我無卷舒知心  
語未足遠別將柰渠堆盤有蕉荔設饌無齊菹維時七月  
半新涼滿郊墟君行趨北闕僕行邁南楚青玉環五峰  
左右如龍虎東南翳日月上下迷風雨長卧此山中何處  
尋太古有時醉峰頂漱齒九龍泉喘與九天接息與滄海  
連人生如夢耳萬事堪舍旃顏回與禹稷各撐渡人船浩



浩本來然自餘皆浮烟東山天下望領 命自九天見僕  
極口道道君如范老爛熟天下事惜哉麻未草二妙聚一  
堂德星應蒼昊顧僕蟻蠓然毅然任斯道東山千仞岡竹  
窓百尺樓東所何為者方寸有十洲仁賢共出處正當五  
百秋醫國無雙技人材第一流邇聞邊報急烽火照 皇  
州兩公韓范畧當解倒懸愁費公正紅顏劉公已白髮用  
材無老少衆星讓孤月人才當此日萬紫雜千紅遺逸有  
麟鳳可禮不可權誰體上天意誰敦下士風元氣儻不息  
天道豈終極竚看九苞來文章成五色山龍補帝衣火藻  
備粉飾萬里秋水襟飛上梧千尋端居守淵默萬玉宜森  
森君從今日去兩情江海深杳然山水隔尚嗣金玉音贈  
君無白璧贈君無黃金贈君唯白雲贈君唯此心憶我抱  
憂歸一病十年來志如江漢決萬牛挽可回銜環意空切  
奏賦心已灰昨聞君有意封事薦凡才吾 君古神堯憂  
勤理治秋自有商鼎任徒勞杞人憂我著我蓑去桐江釣  
碧流經綸付公等及時展壯猷功成儻身退尋我五峰頭

送少叅羅志仁入 賀

論文二十年倏如飛鳥過余望空山歸君領雄藩佐飛宿  
胡然殊擇棲各得所君今萬里行王程不少阻後會量有  
期我歌君必和雲雷贊經綸道在無不可江樹含離情茅  
堂出別俎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豸史江公好種樹踈梅瘦竹百般許亦有怪石中離立近  
觀遠觀皆有趣江公仕宦掛金魚年來六十歸懸車風雪  
閉門剛此對千紅萬紫都不須草堂一軸畫高掛怪石之  
怪見者詫平泉醒酒未足珍得恐初平精魄化紅梅蠶梅  
參差開點畫殊自天然來山谷見之當二絕逋仙馬首應  
遲回亂竹數莖充自好酒酣想像一筆掃今人誰復更王  
猷未必見君肯傾倒吾聞江東盛行之畫史之中此白眉  
請觀放筆爲此畫若與造化爭神奇雖然畫亦竟何取玩  
物喪志古人語勸君見畫莫便誇且看江公真意處

題雪舫草蟲圖

雪舫前身錢舜舉草蟲妙得寫生趣別駕携來訪草堂觀  
物眼開顏慘沮蔓草芝蘭正不分駑駘騏驎兼共處畫工  
畫筆縱入神麟筆聖意未知主嘉蔬玉食鼎鼐需胡爲下  
與百卉伍百卉叢生不知名岐農世遠昧損補遊蜂衮衮  
苦不嘗亂蝶翻翻炎自舞妖墓徃歲蝕太清下食百蟲焦  
九土安得舜絃此一揮坐使薰風回太古吁嗟變化物紛  
紜造化無心何去取君不見廟廊燮理坐伊周昆蟲草木  
皆得所

題斗山圖

繁星亘天斗斟酌峻極無山岱宗若惟人曰爲萬物靈千  
年幾見聖賢作淮南半泮儒仙流牛刀小試南海取琴堂



夜作三刀夢海角天涯汗漫遊臨岐出我一鉅軸巍然山  
斗箇中收欲携山斗過海去斗大一州無放處光芒萬丈  
燭丹霄氣象千尋鎮寰宇羅浮道士來結緣與君雲表相  
周旋相期跳出九垓外飄然揮手凌紫烟登東固云託騎  
箕未極樂既然凋三光豈但塊五嶽物外無人煉大還世  
上徒知慕韓學

題畫菜爲羅方伯

菜兮菜兮始泥蟠一朝尚膳趨金鑾靈根中稟天地塞奕  
葉下陋桃李繁天然不似孤竹苦英氣宜帶梅君酸至味  
已實商說鼎高韻耻薦金張盤當其棲跡東湖也百錢爭  
售如蜂攢及乎虎嘯出扶漢人以諸葛姓字安出處大節  
如白日芬香廣播天地間丹青誰此奪天巧寫入紋綃對  
陰壇陰壇主人廣藩伯知味平生作友看每持資斧除惡  
本長扇仁風培善根蚤晚大拜入廊廟卽此一味呈琅玕  
頃令蒼生無此色多士和根如蔗餐我當爲作菜君傳萬  
古流傳定不刊

次韻瞿憲副登粵秀山

昔人當此謠還舞那知今作禪林幽因山築臺幾十仞綺  
羅爛熳青雲頭伯圖一逐春雲散建節袞袞來諸侯興公  
每作長徃意安石或蘊蒼生謀白雲悠悠自來去高風一  
墮三千秋梵王宮殿半風雨中間檀越誰繼修興廢百年  
如走馬光陰多少逐東流爭似仙境不在遠徃徃泛海尋



丹丘只如此山在城郭上有仙跡下龍湫風月連床禪味  
淡松風一逕翠烟浮我家此去纔咫尺瘦藤扶病每冥搜  
觀迹雖同鹿門隱壯心猶抱魏闕憂姑蘇瞿公真磊落一  
掬和氣春雲淨法星幾載照南粵碩德宜作濟川舟居官  
只飲廣州水尋幽還慕遠公儔傷心烽火頻年起四望茫  
茫郭壘稠斯民凋瘵若大旱碧天悵望雲油油昔人論治  
亦可畏庶耻道喪此其尤履霜為戒貴在早未及風雨宜  
綢繆但於一念在經濟浮雲富貴非所求浩歌長賦豈不  
能有興或可陪鳴騶一榻在公知不少高誼媿我非周球

送張靖州

先生真是古人流寵不吾驚辱不憂年壓五十始得官論  
其豪逸之氣不以老壯而少休酒酣拔劍輕拂拭星斗光  
芒射九州渠陽萬里楚天南山水風雲俱慘淡當歌對酒  
放金杯風月乾坤吾頗濫兵戈昔日千家哭烽火疆場近  
頗肅往問赤子今何如寒吾有衣饑有粟莫指慳囊咲老  
生尚有平生半部經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君不見長安少年遊俠兒鬪鷄走馬氣如霓風塵著雨街  
街淨花柳和烟處處迷又不見金紫煌煌號卿相甲第歌  
鍾爛相望青娥皓齒歌宛轉銀箏牙板聲嘲哢去年匹馬  
入帝畿風光如舊人事非向日少年多乞丐高門半改  
為荆扉轉眼變更便如此千秋萬載何極止往訪舊日東



隣家惟有一翁出納履初時相見不相識細說來因方大  
喜問之多是感慨言不覺相看淚如水三月花明君始到  
料得傷心亦如此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番禺張詡著

五言律詩

春日

綠歸溪水膩紅入路花明約伴采芳去依山徐步行真境  
詩堪畫愁城酒可傾尋僧知寺遠雲外斷鍾聲

九日獨酌

鳥啼秋竹靜花映小池幽有酒菊堪對無官身自由重陽  
節又到此日誰同遊直須拚一醉枕斷鐵橋秋

冬夜

請看長江水悠悠不待君薄寒生永夜朗月破浮雲野草



空教舞山羊自結群斜風燈影外天籟不堪聞

殘雨

殘雨積空林林間絕鳥唵水烟迷樹晚漁響落江深此路  
少人問公家何處尋酒醒凭竹椅漏轉夜沉沉

松坡

千紅萬紫外愛此一坡松遠意溪斜遶深心霧半籠長為  
居士撫不辱大夫封一枕曉然在雲來便失踪

宿野趣堂傷余舅之不見悵然有感

病起尋芳出重登野趣堂往來今燕雀割烈此肝腸庭月  
為誰好墻花空自香徘徊不能寐永夜據胡床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瀑布泉如故龍池畫不成匡山千古秀鄱水四時清尊俎  
開新釀烟霞若舊盟時逢賢郡主細把故情傾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雲山纔咫尺未得一同遊竹暗千巖路崖飛萬丈流藤枝  
還我步詩句要君留悵望將嚴駕山齋雨未收

過南京會員外兄

為別三年久相逢疑夢中酒杯殊欸曲行李暫從容開口  
花同咲歸心水共東鴈來正寒月鷓去又西風

東方文選

文園初謝病信息已西湖丹熟朱明久漁歌碧海孤清容  
思未覩遠札意先孚回首江山暮崢嶸歲近除



伯安雖後出英氣蓋東南未遂荊州識先驚景畧談神交  
自古有夢想只今耽他日逢君問何如昔澹菴

訪陳宅

勝事今何在流年祇自忙好懷開小屋醒眼到斜陽鶯語  
諧琴韻花枝映酒觴野人何限樂此樂復無央

次韻周侍御見梅

一株香帶雨千古爲誰留冷蘂空鋪徑疎枝半映秋羞同  
春色競直許歲寒耐莫道羅浮遠羅浮隔一洲  
乘除自天意消息箇中占萬草凋凌後一株霜雪嚴逢人  
聊折寄調鼎遽容添欲向成都卜君平適下簾  
數點庖羲畫根枝體用周末舒佳實在忽放異香浮世界

梨花夢人心粉蝶謀回頭爾孤鳳百卉鳥啁啾

次韻寄湛民澤

一月將迎絕山齋夢盡清又何消著意更復去逃名寂靜  
元無得圓融此有成斯言捨君外未欲向人傾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知音自古難何更恨餘生一曲漁歌罷蒲葦風露清浮雲  
作聚散花鳥寄心情別有處和說歸來問廣成  
還此看雲坐一塵都不生水流花竹遠山作武夷清却有  
周流意都無仕宦情招邀幾隣叟啜茗話秋成

答陳廷舉見寄

憑誰秋問訊近况定如何花下思君切吟邊苦雨多打乖



非邵子真一且東坡何日重携手同聽漁父歌

贈董少叅

力解新藩佐羞彈舊豸冠十年淹嶺表歸日逼冬殘家傍  
天台秀人尋洛社歡子孫誰不念遺以鹿門安

贈端郡守黃伯望

每逢潘總督開口話端陽秋肅千山靜春回萬卉芳才華  
今治郡風采昔為郎輿論誰能廢終當佐 廟廊

贈別林以永

北馬又南船青氈十五年毋天愁日薄儒地愛春偏適意  
多山水留心是簡編師門非孔氏何處問真傳

送大叅王汝言捧表入 賀

一表秋前捧單車日下征青春江海意白髮 廟廊情  
聖壽天同極臣心水共清昇平如可待司馬相 皇明

都門送兄子高

憐兄獨歸去花柳禁城春此日難為別東風忽趁人天地  
雖為客江湖亦采蘋春令沙際急目斷一霑巾

三月都門別春光滿 帝畿鶯聲亂離思柳絮點人衣北

地歸羸馬西山駐落暉如何一行鴈同去不同歸

送人還川江

北風吹劒閣細雨過長灘去去還鄉好悠悠行路難花開  
應有覺草色亦無端明到三春放高歌且劇歡

憶李子長



草木欣春至塵埃向日忙笙歌聞永夕風雨憶連床一味  
千年藥孤天萬里航白雲今已散何處問行藏

五言排律

重經鄱陽湖

衆水之所匯浩然成此湖清流通楚蜀高浪拍匡廬潤澤  
功須有朝宗意不無烟雲任遮障日月共盈虛斗酒青蓮  
醉扁舟范蠡趨奔波吾老矣懷古慨何如一矢殲陳虜多  
方定 禹謨康郎有遺廟人極此中扶

輓畢牧先生

南楚此人傑初官來守滁採荒無餓莩廣畜有儲胥借寇  
恩仍許思何事不虛剖符兵甲地露冕雪霜相途獄斷空寬  
滯衙居僅金魚便民甘受禍爲 國直忘軀力可排高嶽  
襟還隘遠湖陶園巾灑落落社鬢蕭疎積德緣先世傳家  
見鳳雛顯揚期在此元凱佐唐虞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禺張詡著

七言律詩

秋日有感

蒲天風雨倦登樓，獨引黃花酒一甌。  
壯歲妄希顏氏樂，衰齡深抱杞人憂。  
風雲空想千年會，山水聊為半日遊。  
手把一編誰領畧，萬松陰下坐科頭。

小西湖詠竹

竟日忘言對此君，參差碧玉勢凌雲。  
陰濃高蓋周遭立，聲動鈞天斷續聞。  
遶屋雲深藏鳳跡，拂波風緩顯龜文。  
傲然一枕羲皇上，吹醒涼飈酒半醺。



高涼郡判吳君遺鶴

宴樂亭臺近落成誰將一鶴伴孤生  
秋深月長青田影日上風傳碧落聲  
對客舞時誇獨步穿松行處號雙清  
高涼半刺平生契知我元無玩物情

和沈進士秋興

東去雲山幾萬尋秋風使節未登臨  
路經鐵柱看雲父夢入蘭亭落葉深  
籬落蕭騷食菊意乾坤浩蕩濟川心  
別離未動情先動一夜江城急萬砧

懷林見素先生時巡撫江右

八壺仙人携藥囊囊裡多傳救世方  
蓋頂有天開日月車前無地著風霜  
曾聞洛下歸司馬又見朝端用李綱  
東

海漁翁身日遠了無經濟得商量

湖亭與翁山對酌

栖遲不必華山巔釀熟磁杯與客傳  
半餉劇談花塢日兩人深坐竹林烟  
此生聚散浮雲耳舉世升沉春夢然  
一醉忘情君便得不須回首問蒼天

聞當道上薦剡

踈狂性本處時難豈是平生不愛官  
世際唐虞堪擊壤事逢貢禹耻彈冠  
空遣春雲千岫白莫酬豸史寸心丹  
而今只好師康節安樂窩中咲美丸

次韻歐元珪

二首

如許清才屬妙齡眼中皂白自分明  
一囊風雅包長古滿



紙雲烟掃率更既把鳳歌非楚隱肯將蚓操是於陵南遊  
再得真丹訣管使成功似折筵

東籬采菊制頽齡忽見南山眼自清山水高深懷古調雲  
衣蒼白任流形病軀垂老依衡嶽血淚無緣灑 孝陵狂  
把賤名污 聖聽自知孱力不勝筵

次韻曹太守海珠寺

中間一座歸禪宮四面如山浪拍空雲影不遮仙樹碧波  
光長映佛燈紅依稀蓬島移塵外婞約金山在眼中悶盡  
興亡知幾代誰能回首問蒼穹

聞督府上薦劾

春前一疏擬投簪春後臺端聞薦音慙愧虛名污奏牘了

無實用濟當今食芹謾有先民意采菲其如督府心目斷  
蒼梧人不見高山流水在孤琴

次韻懷陳以道台守

絃絕琴韜憐伯牙滿江風雨任橫斜歲寒後有松筠操春  
思先舒桃李花南粵山川朱鳥下東庄風景白雲遮行藏  
勘破浮烟耳自古侯門隱賣瓜

讀篁墩文集偶成

前輩才名後輩聞未從江海挹餘芬文章可但堪華國講  
讀多應善啓 君施貌入宮應有妬疑金到底竟難分惜  
才誰體希文意千古程文繼柳文

讀陳少叅止採珠疏



採珠爲害可勝窮誰瀝丹誠達 九重已見地方遭水火  
寧驅民命飽蛟龍薇垣信有回天力草野寧知曲突功如  
此醫和堪活 國幾多藥裹肘囊中

次韻寫興呈駱明府

白屋寒生儼雪飛江城春半未班師誰知衰病懸車日日  
擊干戈遍地時唐肆不來千里馬其泉猶奏九莖芝使君  
小試調元手兩袖春風放莫遲

寄題杜少陵成都草堂

草堂還照浣花西千載公神一主棲遺句我今粗領會見  
賢誰此不思齊共知詩史宗三百可但規模掃六迷人去  
溪山風月在楓林依舊子規啼

題李都閩琢玉軒詩卷

瀟灑幽軒名琢玉淋漓醉墨欲生波一枝玉樹人堪比蒲  
卷陽春調可歌克已功夫同衛武連城聲價重廉頗 恩  
承霄漢金莖露餘屑將來一處和

聞見素先生謝事歸莆陽喜而有作

經營勞勩鬢搔銀西蜀功成便乞身一舸圖書只如舊八  
壺風月又從新交遊晚覺江山遠色笑空親夢寐頻安得  
病軀生羽翼乘春飛去木蘭津

按治周公命有司爲予築草亭三間於小西湖之

北予峻辭弗獲且感且愧紀以是詩

城西一畝也堪宮更賞新亭結構雄樂道清時非戴簡買



園古洛文文忠鶉居豈有離人意穀食偏無濟世功目斷  
長江秋色晚欲從何處送飛鴻

重陽日懷羅夏官道源

亭臺新構小湖西節屆重陽誰共躋今雨暫爲千里別明  
年還許一尊携秋英笑折盈頭插詩句新裁刻竹題醉裏  
相思何限意隔林時聽鷓鴣啼

蒼厓爲侍御周襄虞先生題

一厓高控瀾東西上柱蒼蒼下映溪秋色迥連滄海濶晚  
晴偏覺萬山低擎天終古何由壞拔地無階豈易躋我欲  
振衣酬仰止錢塘烟水榜舟迷

除歲次周侍御韻

臘殘宇內漸回春滿目青紅又一新到了鳳凰還萬仞羞  
因鼯鼠發千鈞篇詩擬贈朝天客杯酒堪娛守歲人病去  
不知年歲改鷺鷥依舊只相親

將往白沙

衣冠今代又東周南望江門柳渡頭紫水黃雲來短屐青  
天白日放孤舟年來愛客常校轄老去傷心獨倚樓願借  
金針同出世十洲三島謾遨遊

金陵

于斯定鼎握乾符壯矣規模近古無四海舊邦文物地萬  
年昭代帝王都文謨武烈傳孫子虎踞龍盤入畫圖悵  
望九霄龍馭遠遺弓抱處淚如珠



至虔州會故人蔣中丞誠之先生

一別中丞二十秋朋簪今喜盍虔州西江開府逢新政南海攀轅憶舊遊宦轍萍蓬渾莫定斯文膠漆素相投乞骸會有重來日准許江山半餉留

下十八灘

初伏舟經二水寬儲潭檣首祝平安迢迢客路三千里曲曲江流十八灘老矣無才堪用世徒然有疏力辭官此行端爲趨君命名利茫茫總不干

立秋節舟至安慶

人過舒城感立秋金風四起大江流廿年東海持孤釣一旦南都賦遠遊漸覺薄寒生客袂直憑清醕解離憂衰遲

跋步那能惜汪濊君恩特此酬

泰和舟中值中秋節與友人玩月

滌倒江湖百不能逢君殊覺喜懷增停舟共賞中秋月促席高燒兩夜燈國士低回心耿耿客途跋涉鬢星星明朝又作澄江別快閣無心擬一登

泰和舟中懷羅道源少參

舟泊臨江喜再逢聯舟相送過隣封百年友道詩篇裏千里鄉情酒盞中蒲腹經綸緣此見一腔春意爲誰濃無因寫得相思句尺牘秋風寄便鴻

別金陵用前韻

萬里驅馳繳部符高明還察此情無裛披江霧朝陵土



晚束秋裝別 帝都進退無過經濟計  
棲遲又絕利名圖  
肯將小節虧終始累世承 恩忝作儒

舟經吉水讀玉屑集有懷羅廷評惟升

短楫秋風不暫停未從江海嘆飄零  
東傳吉水羅評事詩  
詠金川練子寧挂笏看山吟甫就倚蓬捫  
虱酒初醒鶉衣未補寒先透  
旅况淒涼祗自怜

題貞節卷

珠玉携來誰氏卷爛然照我小西湖  
綱常若論渠貞節婦  
輩翻嗟烈丈夫綽楔光騰今宅里  
丹青誰貌女師模  
休言世道無關繫一髮千鈞賴此扶

督學先生粹夫枉顧話舊偶成

杏園同作採花遊一隔雲泥三十秋  
誰在桐江扶漢鼎公親瑣闥侍宸旒  
明珠南海無遺憾諫草先朝可盡收  
休嘆頽波難復挽直憑底柱屹中流

至日懷吉夫侍御

盡日蒙頭巖戶扃停雲何處最關情  
坐忘自覺元和復夢破誰知寵辱驚  
短榻風連南岳秀長筇月漾粵江清  
何時載酒償前約看竹亭脩近落成

次韻懷公履

肯將英妙伴虛名相對湖亭一榻清  
稍帶醉容非惡客絕無塵地是蓬瀛  
貧交半逐春雲散釣舫空縈夜月明  
蚤晚朱陵吾放步問君還許共西行



仁和褚公廟

天目山高剡水深褚公名節到于今題詩顯慶千年蹟走  
馬杭州萬里心滄海月明精衛哭紫宸楓落牝鷄吟今人  
不見前人恨迎送神歌是楚音

次韻江憲副九日寫懷

取樂荒園便有餘龍山何必事崎嶇菊花釀喜今秋早詩  
杜人誇去歲無萬古乾坤都只寄浮生富貴竟何須試將  
面目西湖照已有秋霜點鬢鬚

得秉常南安見寄

和句封來梅嶺外看花人坐草菴前昔年兄弟今分路萬  
里風波獨泛船伏枕覺還燈寂寂傷心秋更雨連連竿頭  
點檢絲綸在乘月還來釣海天

寄傲亭懷湛民澤

茅菴高枕白雲邊日日松篁奏管絃得飽秋霞聊抱膝爲  
憐夜月或移船清涼境自閑心目安樂窩真遠市廛何日  
杖藜還此願試臨千仞弄飛泉

次韻丘長史同年

江城風雨戰殘秋萬事人間嘆謬悠隨意漁竿溫釣石何  
入羌笛弄江樓千篇擊壤詩陶性三斗柴桑酒破愁却憶  
旅亭丘長史客懷鄉思滿歸舟

和唐人賈至早朝

絳幘鷄鳴三殿曉景陽鍾動九天開南山日颺金杯暖北



闕雲扶玉輦來近侍衣冠同拜舞遙聞仙樂暫徘徊明良  
已際唐虞盛欲效賡歌愧不才

次韻答劉瑞葵見寄

瀟颯蕪毛任雪侵八溟波杳笛聲沉秋臨釣舫連陰雨目  
斷浮雲悵古今隔郡遠勞詩見寄別君長是夢相尋湖陽  
東望不知處慢把衷情託素琴

送王憲使

嚴霜飛盡入溟南春意江山遠近含廿載才名聞病榻一  
襟經畧見高談活人不但參苓苦澤物偏多雨露其試問  
粵南遺愛地幾時重覩駐公驂

送曹時卿赴湖廣鄉試

時卿過我西湖坐全楚英才見此生五色文章為世重百  
年吾道待時行賢流素志非溫飽文士填胷有甲兵蚤晚  
飛黃騰踏去好將三策助昇平

贈李德美念憲謝事還麗水

直將天地作蘧廬名利浮雲了莫拘到處有山皆可屋閑  
來無水不堪漁自知靖節閑居得世哂東坡藥誦迂非是  
平生高趣在臨岐爭遣智詢愚

贈南雄別駕鄭元美謝事還莆田

廿載金臺幸識荆四州別駕飲才名青蠅白壁那能污皓  
月長江空自明五嶺初醒蕉鹿夢八壺重主鷺鷥盟白頭  
見素如相問已辦扁舟訪嶽行



送林總督先生東征

三春一道見飛霜我旅如神我伐張頭止有天開日月  
中無地遁豺狼謝安談笑心存靜召虎經營事豈常指日  
功成應奏凱暖風歸棹旆悠揚

寄都憲周知白先生鎮虔州

不見中丞今八年范滂丰采故依然共知鐵漢因遭蹇權  
作金城且鎮邊才大適逢多壘日書成遙寄蚤秋天鬱孤  
臺上涼如水幾度懷人月正懸

次韻荅王監司叔毅

朱明古洞我閑居竊似當年葛令廬丹到九還無可煉眼  
空六籍有何書老便華嶺千尋枕病怯公孫萬里車咫尺

行臺不相見笑將信息付江魚

送駱明府督餉西征

大舉群兇指顧戡鄴侯責任付君擔經綸南海民情便生  
長西陲武畧諳舟破潮頭天外白旆搖山色雨中藍想應  
歸日新亭就杯酒軍機坐細談

客携使交詩過讀次韻贈湛民澤

約向滄溟共濯纓當時決意謝浮名自會尋溫嶠昏  
嫁何曾累向平書校藜光餘舊閣使行燭影在新旌星槎  
咫尺無由見落日湖波空復情

別周柱史

里門絕迹幾春冬此日扶衰一送公萬里青天誰着眼一



江寒浪自推蓬交情磊落詩難寫別意綢繆畫不工此後  
雲山多阻越清容除是夢中逢

送潘仲魯黃門使交南

君行不是請長纓舊制藩封事有名此地先朝曾版籍  
于今王土共昇平九天雨露來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  
年少允宜投筆早休教臨祖動離情

答新安吳德夫見寄

枉把浮生嘆不辰眼中草木又逢春君臣分在知痿鯁賢  
聖生來即鳳麟知己世難逢鮑叔高情今復見汪倫白頭  
感慨終何極漫爾狂歌和郢人

送高侍御出巡

春光當此半晴陰法象天教嶺海臨州郡每爲蠶食苦旌  
倪專候使車音埋輪直氣元無古攬轡清風又播今願得  
甘霖隨節注炎荒到處起呻吟

贈羅蕪山方伯入覲

海國秋風攬樹聲粵山粵水送君行八年四海維藩譽萬  
里長驅入覲情已見東南悲水火還聞西北事經營高  
材端合爲時用安得如前谷口耕

贈張秋官公瑞

棲跡西湖三十年諸公海內辱稱賢不知虛薄甘持釣錯  
謂麒麟不受鞭使節屢臨青壁外漁船長繫綠楊邊新知  
最苦生離別明日明年各一天



贈王司諫文哲奉使北還兼東吳世美司諫

李泌當年一獻身豈無高楫濟長津觀風夷夏詩多采補  
闕朝廷䟽屢陳阿閣九苞迴彩鳳急風千丈挺霜筠因  
君却憶吳司諫曾以龍光射釣綸

贈劉東山先生赴大司馬之召

身繫安危四十秋公才合作濟川舟和風甘雨人人悅土  
俗民情處處求西北烽煙今日急東南凋瘵幾時瘳平生  
憂國憂民意心縱求休誼可休

賀張靖州八十一

已作人間八十翁清如秋水照芙蓉極知鶴筭千年少共  
訝仙顏壯日紅浩矣風懷張子野飄然詩興陸龜蒙便當

授與金丹訣飛安蓬萊第一峯

賀徐都憲巡撫山西

玉音初聽九重宣共賀臺端此得賢飲水已先清百粵倒  
囊今急採三邊廣東俗異河東俗此日天同昔日天出處  
大臣終體國煙霞名利總難牽

荅廷雅明府

海康爲令倦逢迎旅泊東南歲十更毛遂終然看脫穎橫  
渠元亦好談兵故山舊隱圖中見去路新秋馬首生想得  
留侯心事了當年黃石是朱明

贈梁宗烈

十月山南梅始花恰逢姻婭到山家茅茨旋設新筵釀風



雨初歸舊釣槎殿試才名聞輦轂行程踪跡帶煙霞壺山  
回首滄溟畔幾度扁舟訪白沙

寄陳竹軒

門外春深草亦榮黃鶯寂寂聽無聲孤燈不盡連床意陰  
雨能知閉戶情渺渺江湖勞遠夢悠悠身世寄虛名憑誰  
細語陳夫子更著浮槎泛月明

賀別駕慎齋兄移居

父子移居同里閉市廛雖近絕諠譁一官蚤脫王祥駕三  
徑何殊靖節家鴻鴈昔悲分世路春令今喜共春沙人生  
百歲須行樂瀛水仙山況不賒

送劉都憲子賢巡撫延綏

東南財賦今竭矣西北烽烟尚赫然此日北門煩鎖鑰幾  
年南國借旬宣安邊兵甲胷中有活世參苓肘後全自昔  
廬陵忠節藪肯將勳業愧前賢

贈曲江羅主簿

一別臨川十載前中間消息兩茫然高談忽向千峯接美  
譽當令百里傳小試昔賢多佐邑舊交今日合忘年飛雲  
萬丈吾廬在笑約重來一叩玄

贈博羅張知縣叔昭謝事還仙遊

識荆初憶聚賢關屈指鶯花二十殘治邑有才還製錦千  
時無路耻彈冠僊遊俗古人多朴拱秀樓高世少攀孝友  
百年如一日宗門合作鄭門看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醉濡三斗墨淋漓為寫江亭送別詩風雨閉門人病久山  
花迎處馬行遲楚江萬里來迢遞越曲三聲唱別離此日  
送君思往事京華回首不勝悲

寒潮急雨上江樓青草沙邊艤一舟人醉東風殊可畫鳥  
歌斜日又堪愁阮生送客能青眼元亮求官尚黑頭安得  
病軀生羽翼陪君走馬到 皇州

小西湖別陳秉常

公來別我西湖上我憶交公廿載前呼酒且看湖上月乘  
潮莫放夜來船竹林笑傲烟霞古客路驅馳雨雪連何處  
相思還一字便鴻湏寄蚤秋天

別羅公旦僉憲還任貴州

使車明日又西南尊酒離筵各盡酣故里流連溫舊好盛  
時經濟見高談近海潮頭天外白入湘山色雨中藍相思  
他日知何限莫惜逢人數寄緘

送鄧侍御良臣還朝

九重耳目寄諸公何處炎荒久駐驄許國本無身可計救  
時還有疏堪封行囊空照寒江月歸夢先隨雪嶺鴻我欲  
贈君無可贈白雲流水萬山中

次韻方選部叔賢贈別

世臣分敢比山林顏樂于今久繹尋隨柳傍花如有意行  
雲流水却無心小西湖畔波濤杳宴樂亭前竹木森未到



朱陵天廣大休將意見測高深

次韻楊京兆子山贈別

瞻闕留都更謁陵一朝趨命豈無名頭顱六十丹  
心在客路三千白髮明短疏血誠天可扣暮年詩社事堪  
成贈言慚愧楊京兆知我曾無一念生

次韻陳台州贈別

鄉曲於君長十年一回相見一忻然停雲屢入官舟夢得  
句頻教嶺鴈傳珠海曩時懷載月銀臺今日愧徵賢乞骸  
會有歸來日四百峯巒一括全

次韻李子長贈別

一入朱明古洞天不將白髮計流年歌殘溟海千波月坐

破羅浮萬岫烟老矣圖書飛鳥外依然風月釣臺前明年  
記取班荆處春雨桃花錦一川

黃塘道中遇高三峯侍御話舊兼贈復命之行

如此高才屬妙齡天教嶺海採生靈先聲久矣搖山岳藻  
鑑空然別渭涇若水清風留郡志李膺直節著朝廷匆  
匆不盡平生意一去孤舟杳八溟

膠漆斯文此地逢蒼厓之後又三峯百年洒淚河梁別一  
旦知心管鮑同浙浙秋風雙短髮悠悠江水一孤蓬微茫  
後會知何日尺牘頻須託便鴻

九日至家登宴樂亭

五月辭家九日還亭臺高步一開顏黃金遶宅秋風裏碧



玉閨簾夜月間心事百年聊爾爾江山千古只班班鑑湖  
不向君王乞一榻羅浮舊有山

豫章弔徐孺子

孺子高風著此亭淡雲衰草四邊生蒲輪不解先生意絮  
酒聊將國士情丞相荒碑秋雨下少陵烟艇渡頭橫徘徊  
顧景傷心處缺月高飛麗太清

采石弔李太白

一江風雨浪紛披鼓柁長過采石磯千載斯人疑不死一  
生豪氣尚爭輝夜郎天濶冥鴻去五老峯高白鶴飛吟罷  
小詩天忽霽醉呼明月滿船歸

輓羅內翰一峯先生

一峯飛去萬山秋宇宙無根總是浮何處有人來白馬吾  
生遺恨失金牛沙鷗泛泛江天濶湘水茫茫日夜流獨倚  
西風頻北望斷烟衰草不勝愁

十年仰止清風洞一夜悲君廣趣亭涕淚縱橫如雨注笑  
談那復聽風生洛下有人憂漢室江潭何事著騷經夜闌  
獨坐觀乾象東壁今來少一星

哭莊定山先生

蚤歲東南我慕公天緣一旦幸登龍朱絃白雪茅簷奏瀛  
水神山曲徑通蒲腹經綸眠坐處遍身風月有無中天涯  
咫尺知何許多少銘詩宿草封

哭大叅劉朋節先生詩有序



弘治辛酉冬海南黎賊叛當道以大叅劉公朋

節清才宿望檄往捕之兵交鯨鯢既翦聞公斬其渠魁

人而公亦竟死其難嗚呼人誰無死公之死也

舍生取義爲國而死功名寫汗青英烈垂千古

雖死猶不死也世方寒心公受禍之慘而不知

公死之得所也計聞哭之以詩

薤露歌傳遠近悲兩間志士古今誰殺身取義名千古賣

國偷生快一時白刃如公直可蹈丹心到死肯教移英風

颯颯凌朱鳥俎豆毛楊許並祠

哭妹夫姚憲副

誰薦郎官入紫垣共期霄漢快高騫北行未究平生志邊

戍真成萬里冤遼海 賜環方度嶺玉樓求記未歸魂尋

思舊雨西湖約腸斷來箋共學言

挽鎮北楊侯

邊徼盡還回紇馬甲光猶射受降城黃沙大磧春應遍瀚

海陰山月自明馬革功名垂宇宙麒麟圖像任丹青北天

夜夜光搖動知是明侯大將星

十月胡風浩浩吹將營星殞北天低玉魚何處蒙恩葬鐵

騎當年仰抹嘶萬里長城關外設三邊戎馬手中提雲仍

孫子多枝葉 主上臨軒又折圭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番禺張詡著

五言絕句

答劉內翰見寄

萬事足無憂一身輕亦誇醉狂扶杖起細數上籬花

別劉公奇憲副二首

東溟春浪曉迥映豸衣明安得杯如瓠同斟萬頃清

漁翁漁海上愧負百年心乍別同心友離情海未深

贈李士達進士

北來漢使者秋在粵山人遙指飛霞上青松掛月新

贈郭生祐民大行劉德義甥



嶺海炎蒸地誰來訪病龜無緣起安石空復見羊曇

七言絕句

榴花下與柱史三峯立談感而偶成

石榴花下立清陰人世勞勞慨古今三尺龍唇千古調豈期衰朽遇知音

湛內翰將行悵然有感兼懷陽明子

細雨寒江此送君相思時復到河汾憑君傳語陽明子我正扶衰候嶺雲

秋江

煙水西湖身日遠風雲北闕夢長牽木蘭舊種千餘樹別作秋江小渡船

小西湖竹林下偶成

行樂沿溪東復西海風吹破薜羅衣臺城無限相思意綠遍蘼蕪燕未歸

偶筆二首

秋入閉門靜菊花舞衣旋剪水邊霞醉來不記當時態枕斷鐵橋秋月斜

霏霏寒雨暗溪沙瘦盡千峯菊始花一月氤氳香不斷夜來都撲釣魚槎

經彭烈女墓有感

玉顏一去無消息玉骨空埋野土坡誰爲題名稱烈女至今餘韻感人多



對酒

玄碧花前傾紫霞  
曲江回首夕陽斜  
醉中童子問歸去  
遙指紅雲島上家

木犀花下懷石翁先生

木犀香透越山雲  
記得根從海上分  
恨殺西風夜來惡  
一枝摧處正愁君

夏日偶成

五月松堂枕簟秋  
一簾疎雨晚風收  
客知烟際來時路  
先向江邊問白鷗

鴛鴦

占得寒塘宿又飛  
碧蘆秋水共依依  
白頭不遂同心願  
誤

殺平生是錦機

啜武夷春芽懷督府林公竹田

仙家春茗摘鎗旗  
盞水烹來是上池  
如此精華如此味  
玉川到死不曾知

次韻九日寫懷

僊輅一去何時回  
又見籬邊菊半開  
未舉重陽一杯酒  
悲風斷續自天來

陸丞相秀夫墓

海上墳傳陸侍郎  
一碑誰爲表忠良  
如今碑失墳何處  
海水遺悲一樣長

卜園居二首



未老侵尋百病加  
闢園還種邵平瓜  
人間膏火心消盡  
底用松花啖一車

池亭清絕樹交加  
靜愛園居長菜瓜  
飽食太平無一事  
不妨閑駕白牛車

對菊

老去東籬感興長  
菊花還襲道袍香  
獨吟佳色秋風裏  
始信芙蓉不耐霜

月夕獨酌二首

近來天地少閑人  
偶此傾杯對月真  
啼鳥未知秋過半  
落花猶錯認殘春

風來松澗長絲竹  
月麗山花盡綺羅  
秋釀一瓢歌又舞  
爭教老子不婆娑

讀東厓集偶成二首

西湖寂寞如年夜  
到處扶携避寇時  
細雨張燈孤榻冷  
寬愁賴有錦囊詩

蛾眉毓秀錦江清  
多少英雄此地生  
遺愛如公爲郡縣  
後人胡只以詩稱

秋日同楊別駕西郭訪崔自仙宅

四野秋風兩袖飄  
沿溪問處未辭遙  
年光已換十餘度  
依舊柴門鎖石橋

六月度嶺

六旬七次度梅關  
回首梅關想歲闌  
衰病似難堪跋涉  
寸



心覺比舊時丹

將度嶺戲題

纔出關來又入關此心元與嶺雲閑山靈莫訝囊無有字  
宙清風滿載還

謝人惠菊

霜欺雪壓意安閑中有貞心不怕寒萬紫千紅零落後一  
株誰遣到騷壇

別憲長方松厓

憲使秋過粵水濱昔年遺愛在吾人入城丹荔還遮道都  
是甘棠一樹春

贈憲副劉毓之進表入京

三歲羅浮幾次過分簑曾共卧烟蘿月明風細歸槎靜隔  
岸時聞欸乃歌

羅浮別董東湖

憑高一望出氛埃多少江山眼底開宇宙無窮雙目短不  
知何處是天台

別周侍御二首

金山鐵水曉霜寒暫著鷄衣伴豸冠欲向江山消別恨江  
山翻覺別君難

小金山下暫維舟同向諸天汗漫遊回首唐虞千百載春  
雲一點太空浮

贈世傑進士謝病歸潮陽



謝病初從海上歸，西湖還款我柴扉。秋風恨不携君去，千仞岡頭一振衣。

贈區生

秋水秋雲香一鄉，月明誰此棹相將。只愁錯認來時路，處處春風茉莉香。

次韻答柳汝瀾

親遇金華老牧羊，囊收六合一毫芒。何時再入西湖路，對榻張燈話武昌。

次韻答陳悅之見示

二首

舊約秋眠月一窩，荷衣風弄影婆娑。有金不買西湖醉，風月其如良夜何。

謾說秋光處處同，眼前煙水得隨公。醉來共把君山笛，吹入洞庭秋月中。

端陽日答楊舜臣見示懷仙十詠

沉酣蒲酒世紛紛，十詠懷仙聞不聞。即欲與君携笛去，月明吹盡鐵橋雲。

次韻答江桂軒憲副見示

四首

洞門秋冷日如年，我與煙花了宿緣。盡日鳥啼秋雨裏，榴花咲伴石床眠。

秋光蕩漾此無涯，花既婆娑鳥亦嗟。茅屋松林映秋水，石門何謝鹿門家。

病枕焉知世上年，烟花釣艇是隨緣。西風捲盡南窓雨，明



月千峯中酒眠

煙波咫尺便天涯  
閨苑人間莫浪嗟  
芳草出門傷客路  
東風遊子未辭家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東所先生文集後序

予少從先公授論語大義至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弗解厥旨日求所謂性天道文章者而  
二三之竟無歸着瑩徹處先公俟予憤悱  
至再四進而誨之曰其言性與天道即夫  
子之文章可得聞不可得聞在學者有淺  
深爾予始大醒寤比長偏閱諸子史稱擅



制作名家者無慮百數十氏徃徃騁詞藻  
絢識博鉤玄索隱率競累篇牘疲人神思  
口耳目力至不可了了者曰某集某集卒  
於性天道初若不相統攝焉者豈不繆甚  
繆甚已哉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先生倡道  
吾廣從之者益衆最爲有得而以自見者  
莫如吾東所張先生先生幼超穎出語不  
凡服乃考太守兩山公庭訓蚤有譽聞時

賢咸異之謁白沙後盡棄其素所業以爲  
吾道依歸在是矣卓有定見定力介然不  
爲浮薄所搖撼起居取予纖毫不苟深居  
杜門務求專靜精一之學造詣日純或疑  
白沙於禪并及先生者誠禪也宜歸枯寂  
而白沙舉於鄉應聘而起受檢討乃退而  
終身焉先生亦舉於鄉登於春官爲地官  
郎再起受南通議乃退而終身焉雖累疏



乞休而忠愛溢於言表屏居山林戀主憂國之念不少曠亭霖謂禪家作用能是歟先生序白沙集以麟瑞目之粵自曾藪見獲夫子傷吾道之不行先生若謂白沙今之夫子也隱然有慕顏閔自冀待意非若大有得於性道者歟癸酉蜀少司徒三峯高公來按吾廣重先生之學力薦之先生以病辭索其文欲傳之先生辭不敏蓋先生

生行端而辭脩沛然發之根極理要雖不為程式而自不可及今年內江友山蕭公復來按廣先生不可作乃讀先生之文益重之謀諸憲學來溪張公大叅甌東項公憲副夷齋沈公咸謂有道者之言也宜梓之繼白沙集以有傳不可乎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人相流通其於文亦然故五星聚奎則賢



人見賢人隱則天地閉塞觀之察之協應  
人事化之成之贊代天工則所以毗翊我  
后以裁成輔相經緯天地用昭一代之文  
獻不至殞沒焉者真御史事亦古蘭臺所  
職守諸君子力成厥美充所以衛翼吾道  
者意甚厚且使天下後世之爲文章知不  
可離於性與天道秉極而煥發夫子之化  
遠矣

嘉靖辛亥歲冬十月中澣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  
叅議前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監察御史  
後學倫以諒撰



跋東所先生文集後

東所先生者白沙門人也白沙倡道  
東南先生從之遊親炙其教所得獨  
深故天下仰先生者如白沙云余初  
入境聞先生名而弗及見欲求遺文  
而讀之則又散逸亡失無所於得時  
代巡友山蕭公自西蜀按治嶺表素慕  
先生之爲人訪其家得文與詩若干



東序文集後跋  
篇爰命督學憲副張希舉哀緝讞校  
凡若干卷刻于廣之學宮始獲覩其  
成書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不朽者其  
在斯乎先生學行出處序之者詳矣  
是刻中奏疏柬札皆先生所出緒餘  
見於立朝交遊間者一家之文獻足  
徵也其碑銘序記與夫聲歌吟咏往  
往關係世教若崖山新志彭烈女吳

孝婦之作一鄉之文獻足徵也至如  
碩儒鉅卿往復論辯與常同朝而敬  
事者酬荅投贈尤多名流且其所著  
皇明名臣錄宋陸丞相祠之類抑亦一代  
文獻之足徵者也顧其立言不出日  
用應接之常理而敦朴和厚正直忠  
謹藹然可掬余生也晚三復於此爲  
之竊歎雖然又有感焉先侍御三峯



高公蜀人也亦嘗按治嶺表當是時  
與先生上下議論已非一日白沙祠  
田之建公之德也先生之心也今去  
先生幾數十年而友山蕭公復來  
表章之先後一轍項背輝映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者先生真其人哉嘉靖  
辛亥冬十月刻成以瀚有地方之責  
屬志諸簡末余弗敢辭因側其語於  
後俾後之觀是集者知興廢之不偶  
而欲論先生之世者亦庶幾有考焉  
獨文乎哉獨文乎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副使  
前翰林庶吉士吏科給事中東吳沈  
瀚跋



